

新大陸



天馬圖——羅青 1965 年畫作·梁賓秋題字

詩雙月刊

二零二六年四月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pril 2026

- 非常詩專頁
- 紐約華文女作協“花藝迎春”詩專輯
- 伊麗莎白·鮑歇爾斯 *Elisabeth Borchers* 的詩
- 詩是詩，歌是歌

213

<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目錄

No.213

目錄 封面裡 · 編輯筆記 封底裡

非常詩專頁

- 許露麟 我是風 3
鄭靖 水神戰記·火不語 3
徐金秋 杯子 3
秋原 Magic Touch 4
方壯霆 靜靜的頓河、天鵝城堡 4
林關珥 編織一場陳綺貞 4
伊沙 歷程、長安初雪、思念、記憶 5
秋子 模板人之問 5
劉志宏 與茶對視 5
郭輝 我與他在岔口相遇 5
陳銘華 年初二、復活節、聖誕節 6
杜文輝 掃雪、舉起一根羽毛 6
喬成 沉思者 6

詩創作

- 嚴力 血、這幾年 7
老賀 暗殺 7
雪蛟 誦經、桃花劫 7
吳守鋼 大海與燈塔的傳說 7
李雲楓 鏡像、冬至 8
魏鵬展 父親的魚尾紋 二首 8
黑馬 鏡中、此刻 8
楊河山 星期四、沒有死亡、有時候 9
王妍丁 驚蟄之日 9
張朴 江山與水、孩子與大人 9
宋逃 在妳工作時——、接多多出院 10
陳文慶德 在電腦畫面前 10
第一閒人 人在塔吊下、忘了憤怒 10
楊于軍 回歸、未加入的旅行 11
啞當 願爐火純青 11
高歌 天使之歌、雙人床 11
桑克 幽默感、正午的楊樹 12
夢楚原 太陽從西邊出來了 三首 12
綠人 煙村、一只杯子 12
Angel. XJ 使徒愛慾、狐狸 13
圖雅 無題、陳、衣模 13
和子 書堂不再 13
馮晏 這不僅是好奇、從傍晚開始 17
水央 永不消逝的號碼、延續 17

- 玉文 哭 17
點點 春軟 17
冬夢 失眠夜 五首 18
于中 春運 18
煙村 吹口哨的人 18
達文 晚詞、樓梯、神遊記 19
方明 流光之傷 19
潘莉 馬和汽車的對話 19
王性初 荒山寄語、多活十年 20
仲秋 我的妻子愈來愈像詩人 20
河新 我要推開你臂彎的獄牆 二首 20
應風雁 樹之細語、冬至、野鴿子說 21
李斐 伊朗 21
黃葉 蟻生 21
輕鳴 成群的猴子犯疑 三首 22
胡珈誠 木頭結婚了結婚了結婚了 22
林啟 多倫多之冬 22

紐約華文女作協“花藝迎春”詩專輯 14-16

- 顧月華·饒蕾·唐簡·紅葉
李麗華·脩然·得敏·里雅
周德芳·笑虹·南希

翻譯·評介

- 非馬 雙語詩：諾貝爾獎、大餅 23
張彭飛 讚美詩／A.R 安蒙斯 23
馬永波 斯克林傑詩選② 24
岩子 無常／伊麗莎白·鮑歇爾斯 25
朱良 “間接的”談資 26
寒山石 詩是詩，歌是歌 27
夏可君 小於一滴淚的絕對寫作 29
秦風 邊界、越界與跨界 33

詩訊 封底裡

顧問

非馬 (芝加哥)
葉維廉 (洛杉磯)
張錯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張堃 (三藩市)
秋原 (洛杉磯)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榮惠倫 (芝加哥)
冬夢 (香港)
謝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灣)
余問耕 (越南)
王性初 (三藩市)
陳聯松 (北加)
王鍵 (北京)
水央 (羅德島)
阿黛 (麻州)

網站、微信

公眾號編輯

蘇拉

■許露麟

我是風

我是風嘯嘯吹過一座純樸的鄉村癡想與日月恆久的那棵千年老榕樹枯萎的葉子一塊在掉落，吹過田園裡那一片一直想攀爬滿天空金黃色的麥穗在晃首，基因轉基因呀咩咩一群克隆的綿羊遍野在尋覓青草。

吹過斷垣殘壁硝煙繽紛的戰地拖著火光的導彈與噴射戰機，被囚在鐵籠裡焚燒的哀嚎瞪目滾落黃沙的頭顱淚水滲入血液在伸訴，憤怒中的火山震撼著潰爛的大地霧霾深埋的城市間我頓時失語在一個風和日麗很不妥協與互相糾結的空間裡。

我是風把海吹出一列又一列的海浪越過客貨油輪戰艦潛水艇一群迴游的鯨魚混雜密集的大洋深海，掀起一波又一波驚濤駭浪撞擊亙古的礁石斷崖冰山爆開一朵又一朵一瞬即逝又返回的浪花成為那一陣陣不斷不止在巡弋中的煙火。

我欲嘎然殞落於天涯海角海陸線間拋棄自由翱翔的蒼穹背馱一切的風浪一架失聯的客機一艘郵輪的骸骨一堆漂浮的垃圾一群小龜的屍體一些殘破的貝殼一雙深陷的腳印一片浪花一陣風相擁嗚嗚灑淚在靜靜的時間沙灘上。

2015.3 於岷

■鄭靖

水神戰記·火不語

地脈的騷動傳到水上時，往往只剩幾圈懶洋洋的漣漪。我合上觀測日誌，聽見自己的脊椎深處傳來極輕的卡噠聲——像精密的鎖簧，在無人觸碰時自己彈開了。

暗河於是流得格外緩慢，慢得能看見夢的蜉蝣在水面下成群結隊，擺出各種荒唐的形狀。

遊樂園暖氣薰蒸，繩索從高空垂下，鮮紅得像新剝的血管。排隊人蛇的喧嘩被硫磺霧泡得發脹，一團團浮在半空。

消失的石不語就這樣悄無聲息地出現，背對著我，像一塊重新仔細打磨過、精心刻字，又故意擋道的墓碑。

我眨眨眼，想看清碑上文，卻怎麼也看不清。風吹不動他的衣角，他也不回頭。

我抱住赭紅的草蛇，把自己扔下懸崖。風，你剛才，看見他去哪兒了嗎？

風呼著灰色的氣，裹挾著散發著餘溫的灰燼，發出掘土聲。

時隔數月，原來我記錯了，你的本名，叫火不語。

2025.12.28 記夢，澳門

■徐金秋

杯子

除了守住一杯水，就是枯坐。你再簡單，簡單不過一只杯子。

多數時候，四徒如壁。需要時，加個蓋子，不需要，連個蓋子都沒有。加個名字，叫杯子。換個角度，叫體積、容器、物件、塵土。

冷熱是常有的事。至於加咖啡，加糖，是你個人的事，我只是給騰出一個空間，生活全靠自己調劑。

你說苦，抑或甜，苦甜都在一杯水裡。溶進水裡的再也分離不出，如同融進你的生命。苦也好，甜也罷，人生沉浮，就在一杯水的光陰裡。

溫馨的燈光下，時間停留在一杯水裡，輕輕晃動。頃刻間，兩個人的千山萬水，已不是距離。

杯子面對一條河流，波瀾不驚，從容不迫。它追趕不了一條河流，卻每天不忘從一條河流截取一小片時光。面對生活，只管敞開胸襟；面對每個人，端端正正。破碎的，從來不是它本身，而是你草率後的驚慌失措，或是管控不了自己的一敗塗地。

你看到的空，不一定空。空與不空，只有在場者知。

水滿，溢出的，是杯子刪出多餘的一部分。不管什麼時候，它只裝屬於自己的。水盡，有人盯著一只空杯子發呆。也有一粒灰塵，和一只蒼蠅的非分之想。

夜深人靜，杯子站在那裡，黑一點一點裝進去，直至滿。此時，沒人去想一只杯子是否乾淨與透亮。

你有你的杯子，我有我的杯子，每個人都有一只屬於自己的杯子。水，一杯一杯的裝，一口一口的喝。生命之水，在杯中度量，在時間裡進出。

每個人都是一只平凡的杯子。人走，茶涼。

2025年寄自湖北

■秋原

Magic Touch

A. 彷彿有那麼一隻手。魔法的手。向世界那麼輕輕的摸了一下，哇塞！所有要枯萎的植物紛紛長出那麼多的綠。像從來沒有生長過的綠。簡直就是AI生成的綠。信不信由你，就像一直被壓迫的人民通通衝到大街小巷，那麼不真實卻又那麼真真實實的綠！那麼令人興奮的綠——向世界宣告這就是自由！這就是春天！是的！這是春天！

彷彿有那麼一隻手，魔法的手。在你還沒來得及察覺的時候，向世界那麼輕輕的摸了一下：像輕輕的一串鈴聲，所有被寒冬囚禁的白的、黃的、紅的、粉紅的，藍的、紫的……還有那麼多你叫不出的五顏六色的花朵通通都跑出來，通通都跑到這個世界來——繽紛的花朵像一群群蜜蜂，一群群蝴蝶，像成千上萬穿著花花綠綠的人在跑著馬拉松，拼命用顏色和香氣競賽！整個世界一下子變得萬紫千紅，花團錦簇。無論你走到哪裡，在大街上、巷子裡、公園、田野、樹林或山上，你總是碰到眼花繚亂的顏色！顏色！你總是碰到歡呼的顏色！顏色的嘉年華！

彷彿有那麼一隻手，魔法的手。只要那麼輕輕的摸了一下灰沉沉的天空，天空一瞬間變成地中海那麼的藍，藍得令人懷疑。陽光清澈得像巨大的金色水晶球。彷彿有一隻魔法的手，只是輕輕一摸，空中便飄起很細很輕的春雨，金絲銀粉似的春雨，軟綿綿的春雨。這時候一定

有一隻隻從北方溜冰過來的燕子。在細雨中滑翔，飛舞。是的。是燕子！（在故鄉，從來沒有哪一個春天是沒有燕子的。亞里士多德知道。你更知道。）當軟綿綿的春雨灑在你的臉上的時候，我敢打賭，一個個小小的像燕子，噢，也許更像蜂鳥和蝴蝶，可愛的小天使正在空中飄浮，飛舞，甚至飛到你的窗前。而且你會聽到，你會聽到天使們隱約的歌唱：“春天來了！戀愛吧！寫詩吧！”

B. 我和她第一次約會是在十多年前一個春光明媚的早上，約會在鳥語花香的公園裡。暖和的春光柔軟得像一隻魔法的手，不，其實就是她的手，在紫藤花架下，她第一次讓我握她的手——春日的暖流從她的手指傳到我的手裡，傳到我的心裡，我冰河般的心便開始慢慢溶解，而且開始輕輕的唱起歌來。

她是我的第二春。我也是她的。今年的一個春日，我們回到第一次約會鳥語花香的公園。我在紫藤花架下吻她，她的唇柔軟的像蜂蜜。我問她還記得我們在一起多少個春天了？（我覺得自己比剛跟她在一起的時候老多了。）她說：“愛情跟歲月完全沒有關係，愛情像春天那樣永遠年輕。你看這些花草樹木不是都那麼鮮豔燦爛嗎？！”說著，她靠到我身旁，把手放在我的胸前，帶著一絲吊詭的微笑低聲說：“我相信，只要從這裡摸下去，只要是健康的腎上腺素就會發生變化，就像春天的種子會發芽那樣！”

加尼福利亞·2026·春·病後

■方壯霆

靜靜的頓河

流淌在火車軌道邊，紋絲不動。世道的變遷，與她無關

就在不久之前，從同一軌道上，成千上萬的炮灰，被一個瘋子，送往了無歸路的戰爭前線

2024年11月19日
在慕尼黑到布拉格的火車上

天鵝城堡

之所以為我之至愛，不單是她的嬌艷迷人，其主人公與我同月同日生；一個莫名奇妙的關聯

臨窗遠眺，湖光山色，一馬平川，盡收眼底。惜窗內寒森，宮廷無情，少壯君王，判處失聰

國王，天才，與瘋子，一個三位一體的傳奇

2024年十一月十八日

■林關珥

編織一場陳綺貞

聆聽，是為了在稀薄的以太中，捕捉那些尚未結冰的自己。揉清眼睛時候，指關節觸碰到了模糊的邊界，一股寒意嘔吐感中折疊。一粒微塵默默靜止了，滿屋子的寂寞也跟著安穩地睡去了。

我們永遠在談論思念、愛，與鉤織。他把想念折成線頭，將線頭編成證詞：我們的距離從毛線長度坍塌成他吉他弦的振幅——鉤織其實是逆向的解構。

■伊沙

歷程

習慣於說，一路走來，哪裡只是路，有很多牆，有很多坑，有很多鬼。

長安初雪

最初的雪花，天然的滴眼液，可以明目，以觀天下白。

思念

每看電視倍思親。

電商頻道，那些拼命推銷的男女，讓我想起父親，在他生命的晚年，常常一個人望著這些頻道……

訂購些他們那個時代的稀罕物，送給我們。

記憶

那年頭，胃口小，春節期間看見一個好東西，這年就過得滿意了。

1988年，央視播出了一部蘇聯電影，名字我忘了，是《辦公室的故事》的男主演的，酒鬼去了另一座城市，進入與自己的家一模一樣的房間，我最難忘的是他走過城市廣場的時候，畫外音配的普希金的詩……

新春好兆頭！那一年是我艱難成長為一名真正詩人的元年，等到11月，我寫出《車過黃河》。

2025年寄自長安

■秋子

模板人之問

正能量的爽文聽多了，那些附著在理性之上的帝王之詞，那些附著在帝王之詞上的情緒，便搜尋我血管裡的節拍進入我。低流量的我便腰板挺直，變成了支撐大廈的主框架，有了他們所要的拍打聲

當自我拍打陶醉，我便迷失了，尤如領著一眾骷髏兵，在一處無邊的疆域行進。鼓點雖是鼓點、麵條雖是麵條，但我已失去，只有模板只有主人這個大腦，已千千萬萬次被語言所證的偽大腦，可真正嗎？

在現實中我和它不糾纏，各走各的道，可當它為了引起我的注意，用語言故意碰瓷我或故意刮傷我眼球的伙伴們、讓挺直的模板與腰板劃入高流量的語言我們，我怎麼會感覺到不好意思呢？真是奇了怪了

26.2.13 寄自天水

■劉志宏

與茶對視

把歷史泡成一壺清茶，心境即茶境，茶情即人生。

舌尖上的茶味，詮釋著一個個王朝背影疊變的風雲；牙根裡的芳香，敘說著千古愛情起起伏伏的茶韻；心房裡的春秋，秀起杯中乾坤演繹茶人合一的滄桑圖騰……

香氣裊裊，紅塵知音，留下一片回味無窮的顫音，不忘那場風花雪月的戀情；高山流水，故夢心韻，綻開一杯內斂包容的智慧，在歲月的交匯處鑄造最後的使命。

無論是富貴貧賤，無論是偉大平凡，只要站立在愛的高度，所有的靈魂都在呼嘯，所有的熱情都在沸騰，所有的生命都在綻放，所有的閃光都在精神……

2026年寄自蘭州

■郭輝

我與他在 交岔口相遇

在夢境的邊緣，我試了好幾次，但總也無法用手提著自己，走進去。

如同一艘漂泊中沒有桅杆的船。

我看到一個扛著草叉子的中年人，掩面而過。無法看清楚他的臉，但我一下就看清楚了，他的耳垂上有一顆淡藍色的肉痣。

是標記，也是獨特的印章。

我大喊了一聲：站住！那顆肉痣閃動了一下，那個人卻一下子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更為驚奇的是——

那把草叉子竟然握在了我的手上，像是接頭密碼，像是生命中隱秘的線索。

他是不是我的前生？

他必定是從夢裡走出來的，而我還沒有走進夢裡去。

我與他在交岔口相遇，哪一具是靈魂，哪一具是——肉身？

■陳銘華

年初二

地球原本是兩個半球合成的，盤古後來劈開過，裡面全是時間：年、月、日、時、刻、分、秒、毫秒、微秒、納秒……一半不知去向，另一半據傳被朱重八砸碎埋在金陵城門下

怎樣切開時間是欽天監的事，如何分配燒餅是皇帝為政之道，我們手無縛雞之力只好到熟食店去買白切雞，今天就不讀書不聞天下事，開年啦

2025年1月30日

復活節

帝國有幸！出了一隻三百年難得一見，在昏見裡復活、亮點可比太陽的夏蟲，分分鐘坐著過山車，變態地掄起偉大的紙棒，從數位平台的零到二百五，無領域、無疆界、無形體之別亂舞

這是今年最暢銷的兒童書裡最傳奇的故事，免稅的真相是全世界最聰明的蟲最需要這些黑童話來自欺自慰自鳴得意

2025年4月18日

聖誕節

聖誕節寫了一首《聖誕節》：“一頭象獨自扛著一個大又美的禮物盒興高采烈地衝出白屋，另外幾頭急急趕上來要幫忙／／最初出鏡的那頭笑說‘不必，空的’”

今天看到一幅卡通，畫的正是此事，內容大同小異，相信這不是抄襲，而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罷了

2025年12月27日

■杜文輝

掃雪

我掃一條路要通到外面去。與其說是掃雪，不如說挖雪，挖雪的地壕。

雪存心要把我們埋住，把我們的東西藏起來，我們通過地壕將東西又找到了，將一家一家又連起來。

雪的離開也是緩慢的，不得不離開。我們的事物逐漸露出來，但都低了許多，房屋、車子、樹、樁子、草垛，牆和門，最明顯的是牛驢和人，被壓扁了。

雪走了，把一部分雪留在我們的頭上。

舉起一根羽毛

一根羽毛掉下來，一隻鳥繼續飛向前去。

一根羽毛還有慣性、溫度，斜插在草裡。它有天空的顏色、雲的顏色、虹的顏色和輕。

羽毛是怎麼掉下來的？怎樣的鳥讓另一隻鳥掉下了羽毛？還是因為另外的驚恐？長途？疲勞？病……一隻鳥一生中會掉好多羽毛，只是有些我沒有看到……

掉下羽毛的鳥會飛得越來越慢，方向感會越來越差，越來越低……

2026年寄自甘肅

■喬成

沈思者

校園草坪一隅，立著羅丹的銅雕“沈思者”。他低首而坐，屈膝支頤，脊背彎作一道沉重的弧。眉峰緊鎖，目光內斂，彷彿穿過時間的迷霧，在黑洞的幽深、進化的暗流、文明的斷層與歷史的迴聲之間無盡叩問。他赤裸的銅體靜踞於褐色花崗石基座，歷數十寒暑，看遍校園裡亞當夏娃來來往往，鶯歌燕語，春色無邊。|

就在這春光明媚的一日，他忽然“明白”了一切。不是哲學上的頓悟，而是某種存在的浮現。回神過來，他驚覺到眼前的俊男美女都在和他眉來眼去。他忽然感到一股熱血。就在那一剎那他也意識到自己竟是毫無遮蔽地曝露於眾目睽睽之下。

自希臘以降，至羅馬而終，人類早已告別對赤身裸體的崇拜，轉向為掩飾的文明——這念頭如電光石火掠過他湧濯的思維。他本能地想站起來。但身軀牢牢困於石座，臀與石早已鎔為一體。

更深的困惑隨即湧上：那些男女情愫，那些他從未以解構之刀剖析的溫柔糾纏，與哲學終極之問問，是否藏著某種幽微的聯繫？此念一生，如迴光灼灼，卻瞬間耗盡他僅存的“覺醒”。眼神再度凝固，彷彿阿爾茨海默末期的病人重返茫然的深淵。他垂下頭，重新沉入那永恆的、金石般的沉默。

只是他的面容有一絲難以察覺的羞赧；而春風依舊，年年輕輕拂過他的腳邊。

■嚴力

血

某隻逃走的蚊子偷拍了
我疑惑地觀看自己掌心的
小視頻

因為我拍死 3D 打印出來的
蚊子時
屍體上竟然帶有血跡

小視頻配有畫外音：
人血太腥，已被放棄
新一代蚊子改吸
濃縮了千萬倍營養的
芯片之血

這幾年

這幾年
我被俄烏、哈以、以伊
等等的戰爭及沖突
影響著寫詩的思緒

參戰方、助攻者、
搖擺及暗中盤算者的規模
已經是世界大戰了

這幾年
鑽地彈與人心深度的探索
幾乎合併成了同一門學科
只是定點清除的發明
依舊消滅不了人體內的
先天毒瘤

這幾年科技在前線的表现
一如金融的數碼演算
面對恐怖威脅的
指紋鑑定和人臉識別
人工智能

■老賀

暗殺

在心裡殺死一個人
才叫暗殺
風不吹，草不動
屍體就滾到靈魂的陰溝裡
繼而微笑
打恭
握手
春風秋雨
花好月圓

直到一日
你從大醉中醒來
看到滿桌的荒墳
推杯換盞

新冠疫苗
無人機
從戰壕出發的科學啊
橫掃了這幾年

這幾年的文學下筆
依舊沒能觸及子彈製造者的神經
哪怕寫作者身處事發中心
無力的詞語集群
依舊徘徊在每一顆空彈殼之外

這幾年的人間閱讀
瘋狂地接收著敲個鍵就能去除的
視頻裡
而人工智能
為諮詢者寫出來的詩呢
全是用網上發表過的歷史結論
為您神速地押韻

2025.6.

■季蛟

誦經

郊外的油菜花開得燦爛
一隻蜜蜂背剪雙翅，反覆吻著花蕊
金色的誦經聲讓春天安靜下來

桃花劫

紅塵太重，桃花太淺。坐在你三月的
芬芳裡，隨時都可能遭遇流言或誤傷
而誰又能將一朵桃花與另一朵桃花分開

2026 年寄自邯鄲

■吳守鋼

大海與燈塔的傳說

燈塔都暗下來了
曙光還會遠嗎
白髮在黑板上顫微微寫道

老師，您太樂觀
可不可改一下
燈塔都滅了
快回歸宇宙黑洞吧
喜歡天文的學生舉手

或者這樣吧
燈塔沒了
依然前行
躲牆角的航海愛好者旁白

瞎扯 大海從來漆黑
燈塔遠在海市蜃樓
各自珍重
悲觀的哲學家思忖

2026 年寄自日本

■李雲楓

鏡 像

我把歌聲拿給它
放在一個有著漂亮花紋的盤子中
它看著盤子，陷入漫長的思考
然後，它發出了一陣響亮的叫聲

我把悲傷拿給它
用一塊黑色亞麻布包裹
它轉過身，用嘶啞的聲音說
請你走開啦

我把快樂拿給它
我用蠟封住瓶口
它看著瓶子，整個下午坐在那裡
一言不發

冬 至

冬至這天適宜遠行
從臥室到廚房只有三天距離，疾病
會被關在院子中
溫暖的陽光中午前就會將它曬乾
僵硬的纖維佈滿斑駁銅鏽

冬至這天適宜仰望天空
天琴座變得觸手可及，在星系邊緣
你會發現一顆奇怪的天體
它被一層綠光環繞，不停閃爍的光斑
使你想起簡單的摩爾斯碼：嗨！你還
好嗎？

冬至這天適宜早睡，在晚餐後
一隻貓將書從你手中奪走
你看著它敏捷的消失在樹冠深處
但有一行文字被遺留在了桌面
陰，大雪，零下三十七度

2026年寄自北京

■魏鵬展

父 親 的 魚 尾 紋

油膩膩的沙發
有褶皺，有歲月的痕跡
仰望客廳
你覺得天花板的燈飾
也老了，髒了
斑駁陸離，有黑點，有漬污
你很久不曾注視父親
的魚尾紋，你今天
覺得特別深，特別明顯
你看了很久，看得失神
不知怎麼，你不覺得難看
你想觸摸父親的手
曾經健碩的雙手
今天你突然覺得很乾癟
很多東西擠在桌上
你無法確定是東西太多
還是太亂
你嘗試從雜亂的物件中
找到似曾失去的回憶
空虛中，若有所失

走 過 田 埂 ， 你 在 抽 煙

洗衣機旋轉轟鳴
地上有水漬
你不喜歡溼臭
把地板抹乾淨
走在街上
這裏那裏橫著豎著
倒下的樹幹或朽木
遠遠的山頭黃澄澄的
掛在店上的招牌看板落下
你嫌牆上的招租廣告難看
迎面走來一條狗
你沒有迴避
也沒有注視
佇立在田埂
凝視眼前的菜園
綠油油的
你抽了一口煙

2026年寄自香港

■黑馬

鏡 中

窗外無聲，窗內有山河
文竹漫過白虎位，像漫過一段舊史
它不言語，只把陰影鋪得很淡

我觸摸鎮紙上的花紋
像觸摸一輪早已沉落的月亮
人間圓滿，不過是一塊石頭的耐心

財庫二字，藏在器物之下
如同真理湮沒於眾聲喧囂之中
我端坐，如同一頁未被翻動的經書

時光在案頭緩慢移動
我不追問來路，也不預言去處——
靜下心來，彷彿最大的秩序

此 刻

鼠標滑動，手指像在時光裡擺渡
手機在一旁充電，電流無聲
像世界被悄悄設置了靜音

水杯、筆筒、書本、收納盒
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安靜如舊
我看著它們，像看著多年前的自己
朴素，安穩，不慌不忙

文竹茂盛，在右側靜靜生長
它把遠方拉到眼前
又把眼前推向遠方

其實，最深遠的風景不在別處
就在這一方小小的
被我日日夜夜守護的微小的人間
如果此刻，你願意——

2026年寄自沛縣

■楊河山

星期四

窗外飄著細雪，我在書房裡
坐著，看靜靜的頓河
喝玉米鬚茶，想起埃茲拉龐德和捷爾任斯基
普通的一天，沒有主義
或學說，除了親人朋友我早已不屬於任何人
此刻任何人也不屬於我
從前所做的一切微不足道我都已忘記
新的一天也沒有什麼追求
六十歲之後才發現，今天的我才是真正的我

沒有死亡

動物沒有死亡，博爾赫斯這麼認為，
一切生物都能永生，
因為它們不知道死亡是什麼，
唯有人類除外。只有人類對死亡感到恐懼，
他們活得多麼痛苦。
永生無足輕重，從來未曾實現，
古代的皇帝們希望長生不老而喝了太多的水銀
但他們往往早夭，思想家們
夢想認識死亡的奧秘，其實往往是徒勞。
沒有死亡，動物那樣活著，
僅僅在意今天的此時此刻，把未來交付給
自然與命運。

有時候

當我度過了花甲之年
才發現，我多麼想與五十年前的我一起
並排躺在荒原上
看星空，一幅懸掛的織錦
我本是大自然之子
我是我的父親也是我的兒子
我們一起注視著我很久不曾注視的事物
消失的以及從未消失的
此刻完整地對我呈現，星星又多又明亮又美

2025年寄自哈爾濱

■王妍丁

驚蟄之日

那閃著光亮的靶心，一定
有著黑暗的部分
想要吞噬的野心
拆穿它，務必
不讓黑的心得逞
我會加入光的守護者
還會有一個又一個覺醒的人
堅定而純粹的為著光發聲
我將視一切毀壞的參與者
為惡
天地將清理乾淨這一切
的不潔

我將擦拭利刃
以血相拼
直到黑暗後退，再後退
帶走你的髒亂狼藉
不要讓夜空的星辰也來鄙視

把光明的部分交出來
只需要交還你用卑劣
掠空的部分
那光亮永遠是良知的同盟
沒有任何邪惡可以碾壓
永遠

岡仁波齊已經發力
不要用腦子費盡心機
不要廢掉你的雙腳
請像人一樣的站立
且留下人該有的足跡
保留祖先的家訓
紅色血脈不容篡改
疏比堵更管用

詩人本是開路的先鋒
如果某一天，詩人也淪陷了
這一片領土將萬劫不復

■張朴

江山與水

一支流蘇染黛的山歌
楚楚如放疊胸前的小手腕
眯眯山肩，坦率得翠綠
勇敢將內心的天空入畫
前面的秀才單純得
險些絆跌，文房四寶飛掉
斜身細聽的書童來不及跳高
撲撲水墨，心情輕瀟
橫波漫渡雲間，煙去浪回
秀才會否接住這關繡球

*遊桂林漓江書童山段

孩子與大人

熟悉的格線像橋
一道道通向和局
但孩子拈出變大的戲法
闖進已經結痂的座標
像聲音蓋去聲音
我也只得拿出
他給我的一些大人
地平線本該重新展開
卻橫著各自加高的頭像
慶幸我們之間
俄羅斯套娃沒再增多

驚蟄之日，雷神
將成為你的救命符
閃電俠
會留給你最後的時間
用來悔過

沉淪的夢，該醒醒了
這是清風十裡給你的留言
眾神歸位
勿自欺
勿欺人

■宋遯

在妳工作時——

妳工作的時候，藍天受傷了。
這邊世界上那個邊境的小樹林受傷了。
港口和水手們的肩膀受傷了。
曾經藏起妳的步履的房間受傷了。
路過的修女們和橋頭的小鳥們都受傷了。

如果還有記憶，我對妳的愛也受傷了。
就算我們相識過一場吧，所有來討祝福的人受傷了。
開過去的火車受傷了，透過火車窗口
瞭望到的村莊受傷了。

田野上突然出現的小姑娘，她的肩膀
受傷了。
當妳促使我重新想起這一切，
必須寫給妳的詩在祈禱的那一部分受傷了
像我看向妳時，
那幅佈滿了彈痕的流淚的小聖像代替
這個黎明的雨受傷了！

接多多出院

推詩句不能慢下來的部分；我輕呼妳的
名字：袁恬。
推詩句必須慢下來的部分；我輕呼妳的
名字：碧薇。

吃甜餅乾的時候，藏在兩棵樹之間的小
女孩給我重新測體溫。
必須擁抱撲面而來的天使的時候，女
護士脫下了她的ICU值班罩服。

光準備了更虛無的呼吸照耀我：
是 aapbcdkk 在擺弄肺笛讓我聽不見的
寂靜。

■陳文慶德

在電腦畫面前

坐在電腦畫面前的我
喝一杯咖啡，窗外的鳥鳴提醒我，
生活裡並非只有打鍵盤的聲音。

喝一杯咖啡，窗外的鳥鳴提醒我，
該多讓清風帶來
樹葉的旋律，緩緩迴蕩在心裡——

該多讓清風帶來
春意的思緒安撫，
生活裡並非只有打鍵盤的聲音。

春意的思緒安撫
坐在電腦畫面前的我。
樹葉的旋律，緩緩迴蕩在心裡。

2026年寄自新加坡

藍藍握住的深藍色的光，我聽到的
那部分顏色只等著妳粗魯的憂傷在
描繪光中並沒有形成藍的地方。

不能再向夢透露出更多一個小女孩的
名字
還必須偽裝出妳們都是在做電影放
映時認出她的。

1982年我認識他的時候妳們在哪裡。
2026年姑娘們在指揮風的輪椅的時
候，那個依舊藏起來的小女孩會突
然繼續出現在哪裡。

2026年2月25日北京

■第一間人

人在塔吊下

塔吊在頭上轉
我在路上走
走兩步看一眼天
塔吊看上去
單薄又脆弱
就生出恐懼來
心算倒下來
站的地方
會不會給砸到
越算越心驚
如是裝作鎮靜的樣子
越走越快
直到小跑起來

忘了憤怒

我家所有的窗口
面對的都是
青山的一部分
數十年封閉的林子
樹梢無風也搖
躺在陽台的沙發上
或可凝視青山
或可閉眼聽鳥鳴
能消除疲勞
最重要的
能迅速忘了憤怒
這些日子
手機推送的
殘忍殺戮的消息
如一次炸死165個女孩
我無能為力
也不想長久的憤怒
損害我的身體

2026年寄自惠州

■楊子軍

回 歸

修行，無需隱逸山林
每一段清靜都是一處道場

幹活的時候，只是幹活兒
動作輕緩，放空思想
——剝蒜，和它們一起回歸開花，回歸土地
打豆漿，回歸豆莢，回歸莖蔓
洗衣裙，回歸絲線，回歸蠶和桑葉
曬被子，順便把自己也交給陽光
擦玻璃，抹去浮塵，胸襟澄澈
——這是颱風後的一日清明
彼此糾纏的雲從窗子一側，飄到另一側
沒等我畫完，就消失了
又有什麼關係
讓油彩回歸礦物，回歸植物汁液
只留一片蔚藍的冥想

不再用力抓取，手臂回歸羽翼
跟隨你漸已清晰的召喚

2025.9.27

未加入的旅行

偶然成為所有經驗的總和

走過一段路
可以想像很多路

去過一處故居
可以想像很多故居

讀過一頁手稿
可以想像很多手稿

一件衣服不明來歷
可能主人並未穿過

■啞當

願爐火純青

此刻，爐火正旺，
祭出純青的思緒，綿延
時間和路程。

欲與春天對接。
那春天，也只是時間長短
和路程遠近的問題。

等遠處的天空
硝煙散盡，
她就來見面，灰頭土臉的。
請你揭開那一層紗，
便是
純青的笑容。

伴隨
人類以後的日子，
將是暮晚的輕風，
和萬家燈火的紅潤——

而此刻，請允許我
用橄欖枝把爐火
再撥一撥，
我的上帝！

掛在他經常站立的地方
來訪者感受曾經的氣息

此刻我在叫做家的房子裡
過去是別人的，也將是別人的家

寫下這首詩
不署名，可以是任何人的

2025.10.24

■高歌

天使之歌

“天使！”
孔師傅在電線杆頂
大叫一聲：
“抹了一手天使！”
這時有鳥飛過

蔚藍的天空下
高高的電線杆頂
天使落腳的地方
孔師傅正一把把
蹭掉手上的天使

雙人床

獨身七年了
我一直睡
在右邊
昨夜
我把枕頭
和被子
往左挪了挪
像孩子尿床時
幹的那樣
睡在了左邊
好一陣兒
輾轉反側
側躺向我
過去的位置
望著
我
慢慢展露出
我
女性的一面

2026年寄自山東

■桑克

幽默感

迷戀大團白色大團柔軟是不正當的，
正如在公共場合絕對不能釋放氣體，上下全都
不可以。昆德拉說的《笑忘錄》是笑過了忘
還是忘過了錄？一切都不是問題。

正午的楊樹

沒葉子，芽孢的新鮮度
反而高漲，並且奪取新增綠皮高鐵的
吸引力。四級和風一點兒不和，
反而有點兒凌厲。

交通站咖啡館的聲音
也高了起來。秘密應該與低語聯姻，
甚至是和手語。轉動眼球的複雜密碼，
我從來就沒掌握過。

破罐子破摔與勇猛
很像一張紙的正反面，但又不是一回事。
悲哀的人一個個笑容可掬，正如抑鬱症患者
與溫暖共用一台取暖器。

風拂過來拂過去
也能改變旁觀者旁觀的決心。
我們排成什麼樣的隊形，樹冠向哪個方向移動
完全是我們內部的事。

和橋頭柳樹的關係是友誼
還是普通邦交國都只是語文修辭，
並不能當真。誰認真誰尷尬而天真的人
不知所措地搓著雙手的泥。

冬天就搓不出什麼，
除了冷就是冷。陰坡的雪全融了，
也不能證明你好事將近。只不過意味著今天
剩餘的時間好混一點兒。

2025年寄自哈爾濱

■夢楚原

太陽從西邊出來了

未上學時
我就知道
太陽總從東邊升起

小學的課本封面
一棟坐北朝南的屋子
背後
一輪紅日閃著金光

新世界二十五年過去
如今
我常在螢幕上看到——

太陽
從西邊出來

而世界的秩序
正在鬆動
根基一塊塊陷落

有一種 SB

有一種 SB
彷彿“騰達”了

它們棲在井底
日夜不停
向井外
發送
扭曲的訊息

謹此
特記

*在元素周期表里，SB是銻，產量在世界各地不一。此詩模仿啞當的《有一種槓精》而作。

■綠人

煙 村

狗吠一點贊
雞鳴就更加東拉西扯了
只有那些忙作的人
在裊裊幕景裡
是注腳

一只杯子

一只杯子置在那裡
無論怎麼看
就只是一只杯子

一只杯子端在人手中
飲茶喝水
看到的就不是
一只杯子了

其實，你要舔誰都可以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權利
你想粉誰
就粉誰

只是——
若你一定要跪舔
一朵發臭的菊花
請到暗處去
或者
關上你的房門

不要讓別人看到
噁心

■ Angel. XJ

使徒愛慾

今天陽光真好呢
好到可以信步走進任何一片荒地，好到
不用練習就能大口吞吐曠野的各種氧離子
這不正是我們的本性嗎？
虛空的虛空《傳道書》；不如想像他紅棕衣袍
自然滑落那衣袍便是他的肌膚，淫靡而濕潤。

當我遇見他時他比聖子更危險。或許他是聖人
但誰不曾渴望過肉身的歡愉？就像我在禱告之前
總會注視他曾留在門口的那對拖鞋
能讓我拼湊起他完整的身體輪廓，彷彿

在昨夜當他轉身背對向我，他清瘦的脊背在月光下
泛出潔白光暈，假裝躺在我視線無法觸摸之處。

狐狸

你知道的某些夜晚，睡意會稀釋在十月的涼風裡
她將手指點進他的的頭像就像貼近一面冰冷的鏡子
秋寒正被月光包圍的鏡子的滲出
便利超市店的霓虹燈仍在瘋長像是
不肯退場的盛夏。她描了淡金色眼線
在倒車鏡與霓虹燈交錯時亮得更加晃眼。街角閃出
一隻狐狸它從淺黃樹影間躍出，尾毛半凸
像被引力遺棄，它尾隨著她更像是在執行
一場沉默的對峙。沉默，更加劇了她對他的渴望

思念如同過度成熟的一串串
豆莢，輕輕的 在十月裂開……

2026年寄自倫敦

■ 圖雅

無題

1.
一個人要是長得
跟貓一樣
一定是可怕的
而貓穿上了人的服裝
卻是可愛的
2.
吹牛有用嗎
有啊，吹得越大
炸得越響

陳

幾年不見
你已像陳雞蛋了
外面還算完整
磕開
黃都散了

衣模

去公墓的路上
看到山裡的田間地頭
立著五六個模特
有男的
有女的
光頭
全裸
從公墓上下來
經過時
我用目光給它們穿上了
得體的衣服

2026年寄自天津

■ 和子

書堂不再

某日，也許會
在此偶遇；但簾已
取下。
門，不再有人出入；
書，不知何處
重安身；天地寬，
書架窄。
煙火氣
終究瀰漫了那
一書書的佳餚。

室靜人稀，迴響
購書後的那句
告別：“得閒時，
請常來。”女孩的
聲音，有種
來自遠古的
邀請；在去年
那個初春的
黃昏，我提著
一袋靈魂的私語，
走出那間裝滿字的
鬧市驛站。

沒想過，瑪門
時常會贏；
而小店的謝幕
原來早於
一段傳奇的開啟。

紐約華文女作協 “花藝迎春” 詩專輯

■顧月華

永恆的綻放*

我勾勒的枝莖在白釉間游移，
花蕾在漸漸地蘇醒。
當烈焰收留了所有輪廓，
浴火的脈紋刻成世紀的印跡。

永恆是這種不敗的綻放，
是瓷胎記住的盛典。
你可見過那瓣不肯飄散的氣味？
吻過一千五百度的光，
竟凝成一道欲滴的露水。

*我把花畫在瓷坯上煨燒成瓷瓶成永不
枯萎的花

■饒蕃

看見，被看見

海棠的目光
掃過房間
每個人都亮起來

聽見
冰雪的碎裂聲
在松針上
在我們的骨骼裡

松挺立如我們
刺透嚴冬
托起一朵朵
海棠火焰

藍盆雀躍
柳絲平衡與留白的神奇

敞開門扉

把相思或斷腸
化作瓣瓣節日紅
藍色花語止步，怒放
“愛能攻克一切”

我們的視線
收藏個性與整體的張揚
穿越春天的諾言

■唐簡

懸置的時間

桌面上，
有某種張力
提前出現。
枝條越過
綠色與橘紅，
向下，
向外，
試探著
空氣的邊界。

窗外的寒冷
仍然完整，
但室內
已有部分
不再遵守
季節的秩序。

時間沒有流動，
也沒有停下一——
它只是
被允許
懸在那裡。

■紅葉

詩與花互映

我從結冰的紐約街道
步入詩與花築起的午後
笑語盈盈茶香裡
零下十二度的寒冷
悄然退潮而去
文學才女們的吟詩聲
泛起空氣中絲綢般色彩
時間舒展著絮狀光影
恍若蘭亭迴廊在蜿蜒低語

小巧玲瓏的書籤
精美的文集
團扇上繡了幾枝潔白的玉蘭
那些永遠溫馨的
佈滿細小的幸福的時光
能讓窗外冰冷如鐵的風雪
變得柔軟而詩意

她整理紅海棠的弧線
修剪綠松枝的抑揚頓挫
撥動藍盆花綻放浪漫的韻律
將柳條垂成綿長的曲調
詩與花互映
相得益彰
從此唐詩宋詞花間集
就有了具體的形象

■李麗華

暴風雨就要來臨

高潔的松枝
在她手中 顫動
蒼翠欲滴 竟然也可以是一場雍容

我們都準備好了
一起等待著
一場大雪壓枝的璀璨

亂花叢中
任憑柳條婀娜
松茸華貴

她以游龍清影
蒼翠欲滴
獨自擔起群芳追逐的浪漫

只有那個年輕的男子
坐在會所門前
寂寞如松 我想咽下自己蒼老的面容
誰在乎你跳動的心
是否還年輕如初

■ 儵然

花間幾何

聽聞明日將迎來紐約的大風雪
那是屬於明日的煩惱
今天有冬日的陽光
助陣我們女作協的迎春花藝詩會

紅色的海棠花 宛若嬌艷的女子
淡紫色的藍盆花 散發著淡淡的思念
常青的松枝 是冬日裡最頑強的生命力
淺黃的柳條 暗藏著春天將至的勃勃生機

紅、紫、綠、黃，
各自美麗卻又相映生輝
從清雅的芬芳到木質的松香
幽然撲鼻又能淺嘗甘甜

點、線、面、體，
從二維到三維 從留白到充盈
每一朵花 每一條枝

360度神態各異
在空間裡無限滋長
延伸至心深處

朗朗的詩聲在花間幾何中迴蕩
溫柔的身影在花藝旁白處穿梭
哈德遜河畔文學女人們的光和熱
照亮了寒冬臘月
投足 微笑 拈枝 凝視
幀幀畫面 定格之時
我的心
在春意裡自由地奔跑

■ 得敏

花為詩春

循著迎春主題的配方
去架構一個春天
邂逅一群
漫成春天的女人

女人
有圓形如海棠花的糖果
女人
有柔婉如柳枝的詩句
將時間
挽留在秘密的花期
詩句搖曳，詞組長出羽毛
撥動聲波的漣漪
打濕被暖氣烘乾的眼睛
一枚枚清秀書簽
跳進塗著紅指甲的手心

先插入松枝的平穩
夯實夢的根基
它能抵禦嚴寒
讓時間與春天相愛
生出新的糖果和詩句
藍盆花輕探毛茸茸的舌尖

花枝不要太擁擠
詩就不會失衡
那些留白
為春天打下伏筆
聽驚雷，過馬蹄
安靜如女人唇間的新月
不是在等待
女人的眼中
冰雪在松針上變得透明

■ 里雅

思緒

——女作協迎春花藝詩會有感

思緒
在枝影間徘徊
柳條低垂在一旁
如這瞬
尚未說出口的心言

曾經
想借一雙翅膀
飛去碧藍天空
摘一朵白雲
裹住柔軟的夢想

而今
風吟過往
低語輕叩我的心房
緩緩弧線
是一條行程軌跡的清晰顯樣

枝條
沿著時間的彎度
優雅垂落在尚未抵達的自己
把天穹留給
與未來相擁的遠方

■周德芳

春天的詩行

風 騎在馬上
犁開凍土的夢鄉
種下那些
前世未完的篇章
雨 踮著脚尖輕唱
羞澀地吻過臉龐
復活了那場
初戀淋濕的時光
淅淅瀝瀝 是春天的詩行
洋洋得意 是花兒的主張
她讓枝頭 綻放愛的模樣
世界芬芳 情深誼長
我 站在湖水中央
與倒影互訴衷腸
看那垂柳
正在悄悄返青生長
心 在這季節解放
放下冰冷的過往
飛翔的布穀鳥
也染上了嫩綠的希望
淅淅瀝瀝 是春天的詩行
洋洋得意 是花兒的主張
她讓枝頭 綻放愛的模樣
世界芬芳 情深誼長
冰封的琴弦開始流淌
每片新葉都是韻腳在閃亮
時光的折痕被溫柔熨燙
故事從此 朝著光的方向
淅淅瀝瀝 是春天的詩行
洋洋得意 是花兒的主張
她讓枝頭 綻放愛的模樣
世界芬芳 情深誼長
春天來了
萬物都在生長
春天來了
萬物都在歌唱

■笑虹

零下十二度的春

——記女作協茶藝聚會

1月24日下午2點
我從零下十二度的紐約
走進了春天
那裡有一桌茶點
那裡女人搖曳

圍過來的時間是片狀的
如同一方潮濕的院落
隨意擺上不同尺寸的文字
圓形或者線狀的心情
甚至某個瞬間的光和影
都長出詩意
流轉在綠松，紅海棠和藍盆花的三角戀裡
滴出雪的寂靜與震撼

當這個春天飛起來
你還收到了驚喜
小書籤、詩集、繡花的絲巾、閃電……
你的眼睛瞬間被女人特有的，與生俱來的
柔軟和小細膩擦亮
她們最擅長用
塗紅的指甲彈撥你的心

走出來，零下十二度已穿越冰層
喧囂依然，但正離我遠去
那個有綠松，紅海棠和藍盆花的春天
恣意地霸佔了我

■南希

一只黑陶瓶

得敏著一襲墨蘭旗袍
來做花藝表演
俯身，向素白展台
放下一只黑陶瓶

她嵌入松枝，空間瞬時拉長
再插入柳條
青藤似的線條向上
頂起穹頂
紅色的海棠如星星點綴
暗火在蒼松翠柳間猝然綻放
又插上藍盆花
水粉畫裡游出霧狀的魚群
柳條垂下
柔韌的枝條觸到虛構的水面
漣漪從桌布邊緣漫出
瞬間有風在流動 溪水潺唱

得敏的插花瓶
可以空生萬物
像斗拱接住遊雲
煙升雲起 花飛水流
山老林荒 閑鳥往還
像一座夢幻的宮殿
宏偉而莊嚴

表演結束 她抽出花枝
動作輕如解開一個繩結
瓶口裡什麼都沒有
瓶底一層薄霜似的幽微釉亮

剛剛的所有炫目綻放
是美在時間的容器裡
一次投映
是藝術留下的
一次想像

●“花藝迎春”詩專輯

■馮晏

這不僅是好奇

好奇心讓我被陌生位置再吸入一次
勝過被一扇老門或一個舊詞打開。
好奇心與對事物本質的深究
分裂著判斷，質疑是一種習慣。
玻璃在玻璃中炸裂，避免破碎扎到空氣
是誰的發明？比看珠寶鑲嵌
更具驚詫和竊喜，我的風擋玻璃被一個
小飛石擊中，冰裂紋暫時安全。
只報個“平安”就可以放回跳出體外的心，
滿足時而多麼表面。聽一句“分了吧”
總比聽一句“在一起了”感到踏實，
情扭曲於鏡中。生活退回原點，
除了時間像死亡無法挽回，矯正隨時發生。
靠想像和視聽給不安分的細胞
補充他人旅途冒險的營養，虛無多麼實用。
真正實現了獨立，往往時光已殘缺，
“激情”隱退於激情，有些浪費是必要的。
好奇心總是讓細胞像微雕上一組小密碼，
對自我發現舉著放大鏡的人群日漸臃腫，
視頻碎片分解每一本書，被傷害的聲音以及
完整性，午後正流向又一次漲潮。
好奇心在真實與不真實之間，
對判斷力磨一根針，不斷探入思或者反思。
黑蜘蛛和禿鷹掛在體內——山頂洞一角
但不影響我是明亮的。

從傍晚開始

時間從一張齊白石小蝦（或高仿）
到餐台依靠的牆，坐下喝一杯反思
（紅茶而已）。讀當代詩找出幾個
古代詞語。小射燈吱吱壓低耳朵
拎起的筆端吊著一個什麼動物
夜，伸出冥想的面具湊近一張宣紙
我的位置坐北朝南，像隻皮箱
明早，將被北緯 45 度再次丟在路上

2025 年寄自哈爾濱

■水央

永不消逝的號碼 哭

煥然一新的祖屋裡
馨弟給我一一演示了
智能遙控開關後
我問到 Wi-Fi 密碼
他說就是爺爺奶奶家的
老電話號碼
我心裡一震
開始一場海嘯

十多年了
那八位數字
藏在心深處
夢裡出現過
此刻與祖屋
一同重生

延 續

新裝好的祖屋裡
在爺爺曾經
最愛坐的
玻璃窗牆邊的沙發上
（同樣的位置
不同的沙發）
我用爺爺的視角
看對面的
西藏飯店
下面的街道
看樓下誰走遠了
誰又回來了

2025 年寄自桃花島

■玉文

有篇文字
寫的人在文字裡哭
有首詩
寫詩的在詩裡哭
陣陣狂風
極力頂風的人在風裡哭
場場暴雨
冒雨奮力前行的人在雨裡哭
山洪暴發
山裡人在哭
面對海平面土地吋吋退縮
土地上的人在哭
有首歌
唱歌的在歌裡哭著
土地上的人在哭

2026 年寄自澳門

■點點

春 軟

晾衣裳的竹竿
斜斜搭在三月裡
醃菜罈子邊上
冒出的新綠
叫人心軟
對面樓上的姑娘
開窗潑水
水珠落在樟樹葉子上面
亮晶晶的
像有話要講
弄堂口曬太陽的老人
眯眼看我們經過
他腳邊的狸花貓
輕輕叫了一聲
春天就軟了半邊

2026 年寄自台州

■冬夢

失眠夜

好想夢見大草原
好想夢見羊群

誰說夢鄉大草原最美
數完最後的一隻羊
該死的夜
仍然未能讓我擠進去
看看風景

誤闖煙雨中

別讓眼前的風景看走眼
鮮潤的桃花之色
一隻燕子
誤闖濛濛煙雨中

我就是喜歡軟軟開在
當年
小情人羞赧的臉上

燭火之淚——悼博夫

一句心底話
強忍的淚代你說

思念之苦
為什麼要詩代你痛？

淚如燭火
今夜，難怪
全都盈眶起來

*博夫，泰華著名詩人，2026年
2月16日辭塵，享年80。

■于中

春運

與圖個吉利無關
和卜算命數更沒有連繫

因為過年就會產生的現象
交通便流行了這種氣勢

2/10/2026 寫於休士頓

注定孤獨

一株株瘦樹在人行道上
所謂春花所謂秋葉
何時統統消失了？

我恍然而悟
冬天早早注定它們終生孤獨
人是樹是花是葉是我的詩也是

晚 安

夜沉默
我正在回憶

看著燈火正慢慢隱入
我曾經愛過的
夜香港

晚安

■煙村

吹口哨的人

他突然想用吹，改變漫步或駐足的慵倦
不是吹牛皮，而是試圖用久違的口哨
吹出身體裡看不見的東西
讓四周的草木及高處的天空
感知腳手架上的中年，常年積習的驚恐
與眩暈
以及肌肉骨骼內部傷與痛，勞損與疲憊
在戶外，一個突然閑下來的人
用兩片薄唇開始吹。他知道
三米長氣息夠不著樹冠
五米長夠不著梢頭 七米長夠不著飛翔
的鳥兒
他得氣運丹田，拼足內力
讓哨音擦劃樹木肢體，讓鳥兒半空的飛行
有一個為之震顫的瞬間停頓
但是一株楊樹沒有改變站立的寧靜
一株構樹也是。鳥兒呢，依舊在
樹梢之上的藍中飛著漫不經心的飛
也許是一己之私的失策吧。他在心裡說
不如轉換方式，把草味青青的氣息
和學來的鳥語合成主流音色
吹出一段鄉土浸潤的少年老成
這時候，一隻鳥兒飛落枝上
樹梢由慢拍加快了晃動，他慶幸
這是改變發生了作用。但是他又錯了
驟然而起的風，一撥接一撥拂過頭頂

2026年寄自河南南陽

■ 達文

晚 詞

1.
你居然把綢緞折疊成祭台
然後點上火

彷彿最後的手掌
捂不住血液

哦不
這紅色的舞蹈沒有熱量
只會摧心

2.
我堅信每一塊石頭
都會開花

在連接夜空的岸線上
所有的傷痕
凝結成為鏗鏘有力的音符

3.
舊金山上
我們調侃陽光的重量

因為酷熱始終逐漸流逝
我們躲進浮雕
假裝背負即將綻放的燈盞

樓 梯

我相信你誰也沒有等待
每個匆匆的步伐
並沒有掠起一陣風
讓你搖動片刻

我更相信
在我的想像中
你的葉紋刻進牆壁
類似明年春天的唇印

■ 方明

流光之傷

用日光月色曝曬的慾念細數著
用春夏秋冬惑迷的色盤細數著
用漸皚白雙鬢乾裂的荒蕪細數著
用朝代歷史的異象因果細數著

用情人腐蝕的諾言細數著
用潮汐捲濺的浪花細數著
用雨敲窗扉漸黯的黃昏細數著
用漸老的愛情被圍築成無奈的疏離
細數著

用澎湃心靈繭生的硬度細數著
用宇宙赤裸原始的爭端細數著

用容顏 用古今聖哲的茫然
細數著

2026 年寄自台北

神遊記

在稱之為家的園子中
我們時常守護單飛的羽毛
任空氣潔淨得令人絕望
有些聲音無法屏心養神
你因此喝多了兩杯
夢想繼續創作

“然後你也沒有獲獎……”
凱旋門或者地獄之門
我強迫自己不去思想
為什麼吻過草葉
還會仰望
棕櫚樹尖之外的天空

■ 潘莉

馬和汽車的對話

天黑時，汽車把主人從城市送到郊外牧場。月光裡，渾身散發刺眼傲氣的汽車，看到了馬廄裡抬起睡眼的老馬。

老傢伙，你怎麼還在這裡
主人需要我

需要你？哈哈
我比你跑得快
我比你跑得準確，我有導航
我比你跑得久，我日夜不知疲倦
我早已把你取代

我和主人對話
我們的肌膚相觸
我們的心一起跳動
我和人類的神秘紐帶
你永遠無法替代

我載主人到全國各地
你卻連高速公路都上不了
你分明是無用的寵物

山間的小道，你能去嗎
沒有能源你就僵死
你分明是寄生蟲

端坐黑黢黢山巔的月亮
聽著他們爭吵
伸出看不見的手指
馬和車立即變成山腳下的
兩塊石頭

■王性初

荒山寄語

橫臥著兩座荒山年代彌遠
無緣誘惑登山者再噴發激情
光禿禿聞不到鳥語花香甜蜜
淡忘了許多往事的曾經

遙想當年繁忙著恭迎盛事
成群野蜂簇擁著釀蜜採花
蝶舞紛飛是一首優美愛情詩

披上綠裝遮掩山體的貧乏
蜂蝶追逐成短暫尋芳客
乾旱讓原先的豐滿一絲不掛

攀上峰頂只為兌現登山之約
收穫了一片誇獎腳下開闊
眾聲喧嘩過後四周空歎寂寞

又美又大的曠世奇景不再
只剩下弓腰朝拜的圖騰
大山的遠景早已不堪未來
新世紀氣候乾癟了窮山生命

多活十年

十年前春暖花開某一天
對另一半說我求走在先

十分幸運至今仍然苟活
活生生賺了個滿盆滿鉢

十年光陰三千六百多天
在庸庸碌碌中而過瞬間

光陰十年四十個春與秋
坐看季節在日曆中輪流

十年光陰後院花開花落
生日燭光十次明滅閃爍

■仲秋

我的妻子愈來愈像詩人

她在睡夢中
用囁語梳理白天的空白
一覺醒來
完成一首詩
一首像手語
沒有聽覺的文字

我的妻子愈來愈像詩人
她的靈感
源於歲月的火花
在餘溫中
翻出
自己也曾是一朵美麗的花

我陪著妻子寫詩
寫她日漸荒蕪的記憶
寫一堆無意義的句子
寫默劇
劇情被加工後
成了她心愛的彩雲
那種斑斕

可是
我又多麼希望
我的妻子不是詩人

2026年1月於台北

光陰十年年輪長了十圈
飛越重洋回故里去又返

若問祝福來日白活多久
生命充滿希望樂中帶憂

活一天賺一天喜迎救贖
感恩生命走過黑暗幽谷

■河新

我要推開你臂彎的獄牆

生活
你的臂彎緊緊卡住
我的囁語
無以喘息
無以發聲說話
空間不翼而飛
夢無處安放
你的愛挾持我
到等待流放的港灣
我只能繞過一個早晨
觀看太陽在你睫毛上沉落

我的吶喊
在你不懈的傾軋中
碎為齏粉
我要起來
我要推開你臂彎的獄牆
我要刮起旋風
穿過你幽暗的隧道
在帶著霞光無盡的飛翔中
抵達自己

我用鳥的詩行書寫天空

我用鳥的詩行書寫天空
在豁亮的一角
啟動幾個帶翅膀的字符
讓它們扯著雲絮
去飛 去探究
平靜光滑的藍冰

它們嚙著修辭的火種
風一樣飛去
將天空融化
將星向同一方向扭轉
將舊的秩序掀起 點燃 炸裂
讓寂寞的宇宙
帶著永恆的激情燃燒

■應風雁

樹之細語

樹 醒了
長出一個個
大耳朵、小耳朵
捕捉了所有的聲音
空氣都安靜了

聽見了什麼？
噓 不要告訴別人
聽見了什麼

蝴蝶唱歌
候鳥說故事
雲的腳步
蚯蚓的哲思
花的彩色

呼呼北風
沉沉底
睡了

冬 至

一碗紅豆湯
溫 微甜
十八小時浸泡
還來不及發芽生根

午後有風
漸涼
瀉下聖稜線
薄雲有一毯暖意

陽光是慵懶的貓

平凡底努力
作夢

■李斐

伊 朗

二月廿八日這一天早上
終於脫下那件倒霉內衣
他們她們歡顏充滿臉面
歡快日子終結長期悲痛
舒解了三十六年的困境
看加拿大多倫多溫哥華
在英國倫敦在德國柏林
伊朗僑民街頭慶祝狂歡
只有受害者知道自由味道
讓世人明白人權代價高昂
一點一滴都是血和生命換取
訴說未經他人苦不要扮聖徒
那天我鼻酸酸看視頻他們
以色列伊朗美國旗幟飄揚
雪地滿佈紐約街上喜氣洋洋
我是什麼時候也像他們個樣
OM 拿着國旗昂頭揮手搖擺
傻乎乎樂今兮 YMCA 高唱

2026.3.2 日紐約

野鴿子說

孤獨是
守望者的動章

幾個春夏秋冬
山茶花
只對當下綻放負責

安靜的銅像
世界孤立得令人生畏
遺忘是一種幸福

被遺忘是渴慕
安息永恆

■黃葉

蟻 生

鑿
開一處生機
在地底佈置活路
扛起部落的火光
搬屍回巢
拆解
口遞口分食

日漸坍塌，空間迫害
蝸居林立
行如螻蟻
高漲水位，呼吸仰頭
為一口飯，一寸地
往返
水泥隔間

窩上的一格格白窗
裹著窗簾取暖
薄薄的契約貼在臉上
蟻后
鑿不開牢房

祈禱樂聲漸強
沒有觸角的臉龐頂著路燈
在雨夜低首等待
扔向鐵箱
噙聲鳴起
祈禱樂聲漸弱
離去

2026 年寄自新北市

■輕鳴

成群的猴子犯疑

一口深井
兩個月亮
是撈還是摘

麵包和小鳥

新出爐的麵包
平和降溫
冷靜等待下一次
相變

一隻剛會飛的小鳥
醒來
急切地抖動著翅膀
要將一夜的陰影
擺脫

長 生

每一次嘆息
光陰
都剪短一寸
你，渴望難熬的嚴冬
每一天都有一年那麼長
抑或前往永晝
極點
逍遙自 zhuàn
即使沒有日出日落
即使傷害皮膚
即使無眠
你拼命澆水
年輪鏽蝕
玩完

*zhuàn：饌，賺，撰，傳，轉。

■胡珈誠

木頭結婚了結婚了結婚了

我窗前的那棵樹，偷偷看我的樹
透過殘缺的百葉窗縫隙看我的
木頭眼睛
今年，冬天悄悄告訴我，他要
給你舉辦婚禮，恭喜你呀你要
出嫁了之後你的
舊葉子，掉光掉光掉光

這裡不下雪，你的婚禮有太陽
沒有白色的紗巾蓋住你的
葉子掉光掉光掉光
然後有人在院子裡燒烤，有人掛上
聖誕節的彩燈在你的耳朵上
有人搬來這棟房子然後我搬走
你的額頭全部露出來了你的木頭眼睛

後來的人他們修好了百葉窗的縫隙
然後很多很多很多你的葉子
掉光掉光掉光，這裡奇跡般地下雪了
你眼看著太陽又把新的葉子
逼出來出來出來
然後他們在新的成婚中
長大長大長大

木頭你能做的是長出葉子出葉子出葉子
甩一甩你的雙臂，微笑著閉上的木頭眼睛
掉光掉光掉光

然後木頭結婚了結婚了結婚了
我也祝賀春天祝賀春天祝賀春天
我祝賀你祝賀你祝賀你

2025年寄自阿利桑那

■林啟

多倫多之冬

冬夜行

西風吹透衣褲帽巾
足下靴續踩出雪印

上雪坡

積雪坡斜長
緩慢拉拖數重箱
風吹麻額面

冬 樹

清晨雪覆
眾靜默綠樹
傍晚景象如故

時光未冰凍

冬午陽光

冬午陽光
衝破雲層
撲灑全身
溫暖昭示
新春臨近

2026年寄自多倫多

■非馬

諾貝爾獎

1.
 一張噴血的大嘴
 儘在那裡狂呼
 和和平
 我要和平

諾貝爾和平
 獎

2.
 尖著嘴
 熱呼呼
 挑撥離間煽動
 以為該獲得
 熱呼呼的
 諾貝爾和平獎

有如一個
 寫過幾首詩歌不分甚至
 詩屍難分的
 自命詩人
 以為該獲得
 諾貝爾文學獎

讓在另一個世界裡的
 諾貝爾
 笑破了肚皮
 哭裂了心肌

大餅

感情
 包括愛情
 不是一塊
 越分越小的
 大餅

恰恰相反
 它越分
 越大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
 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
 寫：Warner Tchan，寄本刊
 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或用
 Zelle / Paypal 支付：
 tchanw@gmail.com

于中 \$200
 謝勳 \$100
 陳聯松 \$80

感謝 支持

Nobel Prize

1.
 A bloody big mouth
 keeps shouting
 peace peace
 I want peace

Nobel Prize of Peace

2.
 With pursed lips
 all fired up
 inciting discord and stirring up trouble
 believing he deserves
 the Nobel Prize of Peace

Like a self-proclaimed poet
 who has written a few incomprehensible
 unintelligible poems
 believing he deserves
 the Nobel Prize of Literature

Making Nobel
 in the other world
 laugh until his sides split
 and weep until his heart breaks

The Pie

Passion
 Including love
 Is not a pie
 That gets smaller
 when you share it

On the contrary
 The more you share it
 The bigger it becomes

■A. R 安蒙斯

讚美詩 ◎張彭飛 譯

我知道如果去找你*，我得離開地球
 不斷向外

離開海的沼澤和海灣上的黑雁
 越過佈滿高山核桃的山坡
 跨過火山湖和峽谷
 穿出一層一層球面，逐漸稀薄的空氣
 經過凝滯的黑雲，它裂縫發出的光
 每個人都會停駐觀察
 再遠離每一縷光的散射和轟響雷鳴
 向上，超越了視野盡頭

到達一團沒有季節的混沌，空的完全

我也知道如果去找你，我得留在地面
 用細長的儀器和水平的眼睛監測
 信任孢子囊和微小絨毛

以及最簡單的腔腸生物
 並投入整個靈魂以及身體的化學反應
 為一個神經細胞祈禱
 直達肉眼只能看到痕跡的整個世界

在一切中，你既是整體也是部分
 你存在於所有的裡和外

我沿著山路行走，這裡的楓香樹
 在剪枝處滲出春季樹脂
 我看到樹皮彎曲開裂，不同於別的樹皮
 我螞蟻般的靈魂在豁口旁上下爬走
 如果去找你，我得深深地進入你最遙遠
 的分解
 如要找到你，我得留在這裡，和零散的
 樹葉一起

*安蒙斯沒有說明《讚美詩》系列中的“你”
 到底指的誰，不同評論家有不同的解讀：萊
 普科夫斯基（Frank J. Lepkowski）認為安蒙
 斯是在自然中找尋基督教中的上帝；布魯姆
 （Harold Bloom）認為他作為超驗主義者在追
 求艾默生式的自然；瓦格諾（Hyatt Waggnor）
 認為是在探尋一與多哲學問題中的一。

1991 年的情人節 惠特曼

夜晚，炸彈落在巴格達
我腦袋裡的煙霧和燃燒。
我知道你無法阻止他們。
當那裡有 314 名平民死去
所謂的希望
就是一種“政治挫折”，當
我們只能嘲笑“新聞”
我們有湯供應，小口喝著，
傾聽雨水打在
玻璃上，遠處有
警報聲。當我在廚房裡
啜泣，在集會之後，
在人們停止
向我們尖叫之後，“我希望
你被選中並死去，”
你抱住我，你的頭髮粘在
我的臉上。但是
那無關緊要，就像你告訴我
我真的可以彈吉他
或是在你外套口袋裡
留下便條，或是
把巧克力薯條曲奇烘培在
一起，都無所謂。什麼
都沒有了，過去
曾是建築物的地方，
過去曾有腿和胳膊的
地方，過去曾有人
存在的地方。一個空間，一個
我們地球的無遮攔的視野。
我提供給你，我的愛，
一棵植物，一首歌，某種東西
來幫助我們凝視煙霧
和火焰，某種
在空間裡舞蹈的東西
我們和每一個夜晚一起躺下。

當他完成了寫作，又劃掉
站著，重寫，從他的窗戶
望著外面，感受著太陽
與他同在，它照透玻璃
如同一個戀人，當他看見海鷗
旋轉和尖叫，他覺得它們
在用他能聽懂的語言說話，如果他
只是靜坐傾聽，不加評判……
當
他完成了寫作，走出房間，
走下彎曲的木樓梯，來到街上。
上帝，他喜歡他的衣服
輕柔地落在他皮膚上的樣子。

吉姆和艾琳

吉姆八十歲的那年冬天，
他們拿走了彼此寫給對方的信
那時，吉姆在服役
艾琳在城裡的護校讀書，
他們念給彼此聽，六十歲的詞語
第一次大聲說出來。

他們念完後，
把信撕成了碎片，
然後，告訴他們的孩子
他們幹了什麼。

仿杜甫

1. 晚上開車

車燈聚集在收費亭上像一群星星。
收費員坐在她的亭子裡，只講數字。

一旦自由，汽車們便在夜晚找到自己

的節奏，
而在上空，月亮拱起了一條眉毛。

這手勢是什麼意思？
這些長途駕駛，讓我的膝蓋疼得厲害。

一隻臭鼬媽媽從收費站裡跑了出來，
她的一個孩子死在了路上。

2. 離開父母的小屋

夕陽和橘黃色的雲已經消失。
蚊子，隨黃昏而來，

也消失在凜冽的黑暗中。
在門廊燈照不到的地方，大海

與岩石相撞，永恆的聲音。
我們把車倒出車道，

碎石刮來刮去，好像要把我們抓住，
搖下車窗，讓黑夜進來。

父母在我們的車燈下跳舞，
他們的離別禮物。

3. 致我的兒子

你問我們為什麼住在
一個滿是書的又小又亂的房子裡。

我問：一張台球桌？
一間這麼大的浴室？為了什麼？

我的靈魂從來都不喜歡我們低廉的
生活，
但它也沒有浮華的慾望。

我們的後院有一張吊床。
如果願意，我們可以在門廊上吃東西。

4. 男女之間

男人和女人之間存在著什麼？
幾千年來，痛苦多於快樂。

婚姻中——些許的愛，許多的憂愁。
啊，這樣的工作讓彼此幸福！

但它也可以是誠實的工作，就像照料一座花園，
或者搭棚子，或者寫作。

5. 夏夜

玉簪已經被砍掉了，
花莖放在我們門廊的袋子裡。

就像人們站在一個擁擠的房間裡。
今天，我翻起一堆枯葉，

甲蟲在潮濕的壤土中跳舞。
這個叫做自由的神話是什麼？

在後院的夜空中，
眾樹在和燕子玩拋接球遊戲。

6. 杜甫的思想

當我感到孤獨的時候，我應該想到杜甫。
被流放，家人和朋友
遠在幾百英里的下游。

他的酒，一張單薄的毯子，
他的眼睛呆滯，無法閱讀，
他對著月亮說話。

■伊麗莎白·鮑歇爾斯

Elisabeth Borchers

無常 Vergänglichkeiten

◎岩子 譯

是痛，使我們變得可居。
它安頓下來，儼然一家之主。
干預臟器，
改寫眼睛的
視覺功能：

空中飛鳥，撕成碎片。
吃草的牛羊，化作裊裊青煙。

後來，它搬走了。
不露聲色。
為日後留下，
間接的，
種種談資。

譯者說詩：

整理書架時，一本《Wie sehr einem das Leben erst gehört, nachdem man es erfunden hat》（試譯為：活了一輩子，究竟有多少日子屬於你）闖入我的眼簾。此乃德國 Suhrkamp 出版社甄選的一部世界女作家作品集。順手翻到版權信息那一頁——哈，它在我的書架上度過了至少二十五個春夏秋冬。而我在美因茲火車站候車、逛書店的情景，彷彿就發生在不久之前。

鮑歇爾斯的《無常》即收錄在這本書裡，且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眼球。禁不住反躬自問，為何對它視而不見了如此之久。有些人、有些事、有些道理，非要等你活到一定年歲、經歷了足夠多的磨礪，方才得以被“看見”、被領略、被參透。正如這首《無常》之於我。

“是痛，使我們變得可居。”開句，便令人眼睛為之一亮——冷靜、凝練，猶如一份別出心裁的醫學觀察：承載生命的身體被詩人比喻為寓所，

確切地說，是一塊被強行占領的空間。而痛，反賓為主，成了一名霸凌者。它“相中”了這塊地盤，管你樂意不樂意，徑自“安頓下來”，“儼然一家之主”。至此，痛的蠻橫與囂張躍然紙上：它不僅“干預你的臟器”，還“改寫眼睛的視覺功能”……

痛到之處，叫你生不如死，天昏、地暗、目眩；天上的鳥兒，“撕成碎片”；地上的牛羊，“化作裊裊青煙”——現實世界在它的撕咬之下扭曲、變形、面目全非……

人生自古誰無痛？生理的、心理的、病理的；失戀之痛、喪親之痛、頑疾之痛；愛之痛、恨之痛、莫名之痛……形形色色、色色形形，是為千百年來文人墨客反復吟詠和抒寫的母題。

而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狄金森的一首《痛——素有一片空白——》：

痛——素有一片空白——
它不記得自己
何時發作——或曾有過
缺席的日子——

它沒有未來——除卻自己——
更沒有止境
它的過去——昭示著
反覆的——新痛

不禁又胡思亂想，鮑歇爾斯的靈感是否由此而來，抑或，倒是她與狄金森之間不約而同、跨越時空的共鳴？

無論如何，兩位女詩人均迴避了“我”這個詞。她們既沒有控訴——“我很痛苦”，“這種感覺糟透了”；也沒有安撫——諸如“接受痛苦”、“痛苦教人成長”之類的雞湯……而是像科學家或哲學家那樣，將“痛”抽離出來，作為一個被觀察、被研究的對象，去確診或界定：它，究竟是一種怎樣的的存在。

狄金森的痛，不曉得自己“何時發作”；鮑歇爾斯的痛，無人知曉它何時“入住”。在鮑歇爾斯那裡，痛後來“搬走了”，“不露聲色”的；在

狄金森那裡，痛“或曾有過缺席的日子”，也就是說，亦曾“不在”或“離場”過。縱而觀之，兩位女詩人筆下的“痛”皆說來就來，說走就走，宛如一個出沒不定的傷員。狄金森的痛，“沒有未來”，“更沒有止境”；鮑歇爾斯的痛亦然，雖說搬出去了，但由標題《無常》可推而知之，它並未就此消失或絕跡。細心的讀者會注意到，“無常”的德語原文 *Vergänglichkeit* 用的是複數，而非單數，說明此乃一種多次、反覆性的動作。換言之，它還會搬回來，一次又一次，絕不僅僅是“為日後留下，間接的，種種談資”。而狄金森的痛，也是多次、反覆性的行為，不過是“直接的”——“它的過去，昭示著反覆的新痛”。

再說“直接的”和“間接的”，兩者其實並不矛盾或相互排斥。前者是正在造訪的痛，生命以痛的方式被感知；後者則為痛撤離之後的“餘波”，以語言的形式被再經驗。它們都留下了，只是存在的時與空不同而已。

最後，再回到標題，也是最令人為之拍案叫絕的一筆“顛覆”：鮑歇爾斯改寫了人們奉若金科玉律的老生常談——無常的，不是生命，而是痛。若把人生比作一幅馬賽克，痛便是那一塊塊鑲嵌其中、滿是變數的拼料。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及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間接的”談資

◎朱良

竟然是“痛”，成為值得讓我們得以生存的理由！但女詩人伊麗莎白·博爾歇斯的口氣，未見絲毫的“悲觀”色彩，是一種“理所當然”的平靜。

也就是說，你承認也好，不承認也罷，作為“痛”，它已然顧盼自雄地“安頓下來，儼然一家之主”。

它如此囂張、且還理直氣壯的底氣究竟來自哪裡？

想必來自哲學——存在主義哲學家叔本華明確表示，人生的本質就是“痛苦”；海德格爾則提到“向死而生”的“恐懼與虛無”。

來自科學——逆天改命的熵增法則：克勞修斯的“熵增定律”表明，人生不可逆地走向“無序和混亂”。“衰老與疾病乃至死亡”，正是生理熵增的必然體現。

來自文學——兩果《悲慘世界》的“傷痛”；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的“肉體與精神的雙重折磨”。

來自藝術——音樂家柴可夫斯基《第六悲愴交響曲》的“絕望”；雕塑家阿格桑德羅斯《拉奧孔》的“悲劇衝突”。

來自宗教——基督有“地獄之火”；佛教有“苦海無邊”……

綜合上述，一旦可以將“它”的“存在”賦予其“正當性”，那麼這位“一家之主”，便要將它的“邪惡”，肆無忌憚地付諸行動：或“干預臟器”，亦或“改寫眼睛的視覺功能”……

於是，眼瞅著“空中飛鳥，撕成碎片”——那是對“自由”的摧殘；“吃草的牛羊，化作裊裊青煙”——那可是“生命”的消亡。哪裡還有“好”？

卻不料“劇情”突變，似乎有了“峰迴路轉”——

“後來，它搬走了”。

是嗎？這讓如同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傷痕累累卻欲罷不能的人們，心中充滿了疑惑——

它是真的“搬走了”一去不復返？還是居心叵測地秘密“潛伏”起來？否則，它為什麼要一反常態地“不露聲色”呢？

莫非正如上述，我們從“哲學”到“宗教”，一路“判斷”過來，只看到它猙獰、跋扈的一面，而沒看到它隱晦、陰險，卻貌似“溫和”的另一副嘴臉？

諸如叔本華的“鐘擺效應”；薛定諤的“生命以負熵為食”；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貝多芬的《命運》與《田園》；但丁《神曲》裡的“地獄、煉獄與天堂”；佛教裡的“回頭是岸”，哪個不是“痛苦與虛無”的“相輔相成”？哪個不是“長痛與短痛”的“無限循環”？

這便是“無常”。人們在等待“另一只靴子何時落地”的懸心吊膽中，惶惶不可終日，乃至於“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事實上，人們對於“無常”的恐懼，遠勝於“痛苦”。恰如生來便判定的死囚，卻要無時無刻不在忍受何時何地監刑的煎熬……

不得不感嘆詩人筆調的這般平靜與從容。從“痛”的霸道而來，到悄然而去；從“無常”的隱性登場，到輕描淡寫地“為日後留下，間接的，種種談資”。其中，既沒有對“無常”冷漠本質的沉重嘆息，也沒有對生命的脆弱與未知的悵惘。只是“不露聲色”地道盡“無常”的隨機性——“痛”，說來就來，說走就走。沒個准性，卻毫不含糊。

“無常”最是無奈。於是，“半世風流半世僧”的李叔同，在“長亭外，古道邊”，在“夕陽山外山”的暮色裡，義無反顧地完成了他對人生的《送別》。

而他那石破天驚的“絕筆”——“悲欣交集”，是否可看作是對“無常”的一種另類解釋呢？

詩是詩，歌是歌

◎寒山石

我們常常習慣性地將“詩”稱之為“詩歌”，甚至把“詩”完全等同於“詩歌”含糊不清泛化使用，這種不嚴謹、不科學的態度，不僅模糊了“詩”與“歌”（這裏的“歌”指歌詞，而非歌曲，下同）的界限，而且混淆了二者在功能、載體和傳播方式等方面的根本區別，容易導致文體認知的混亂，更容易造成審美評價標準的錯位，削弱對“現代詩”根本屬性的精準把握，進而可能對創作實踐產生方向性誤導，不利於創作者在各自領域精心深耕。因此，創刊於1990年的美國《新大陸》詩刊長期堅守“為詩正名”的宗旨，在“編輯筆記”中一直主張“詩是詩，歌是歌”，強調絕不能把“詩”與“詩歌”二者混同，無疑是值得贊許的。

詩是最古老也是最具有文學特質的文學樣式，來源於古代人們的勞動號子和民歌，原是“詩”與“歌”的總稱。《毛詩序》開篇就講：“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段話深刻揭示了詩與音樂、舞蹈在起源上的同源性。

“詩”和“歌”初始不分，《禮記·樂記》上說：“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二者一體兩面，構成了中國古代“詩樂合一”的傳統。但後來二者逐漸分離，尤其在“現代詩”確立後，“詩”有意識地與“歌”區分，強調其脫離音樂後的獨立文學性。而“歌”則始終保持著與音樂的共生關係。

儘管“詩”與“歌”同源共生、本質互補，均源於情感表達的藝術形式，在歷史傳承中緊密交織，也都具有簡練性、抒情性、抽象性、感染性、共鳴性等共性，但發展到今天，二者早已不可同日而語，它們在分化、分離、分流、分道中，各自獨立成體，呈現出大相逕庭的本質性不同。“詩”與“歌”的迥然不同，體現在以下諸多方面。

1. 文學體裁不同。“詩”以文字為最終載體，是純粹的語言文學藝術，注重文字韻律、意象構建和思想表達，如《毛詩序》所言“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歌”以聲音為最終載體，是音樂文學或綜合藝術（歌曲）的組成部分，依賴旋律、節奏和演唱傳遞情感。

2. 藝術特徵不同。“詩”更重“雅”，其“言志”，承載個人或群體的精神志向與社會關懷；“言情”，常通過意象間接呈現，追求含蓄與多重解讀空間；“言理”，探索生命、時間、存在等根本命題，蘊含哲學思辨，因而更注重深度、哲思、語言創新與永恆價值。“歌”更重“俗”（此處為中性，指通俗），以抒情為核心，注重時代氣息與群體共鳴，常與流行文化、社會情緒緊密互動，追求當下情感的準確傳達與流行度。著名詞作家喬羽就曾說：“音樂這種訴諸聽覺的時間藝術嚴格地制約著它的歌詞，使歌詞這種文學體裁區別於任何其他文學體裁，即它不是看的而是聽的，不是讀的而是唱的，因此它必須寓深刻於淺顯，寓隱約於明朗，寓曲折於直白，寓文於野，寓雅於俗。”

3. 使用價值不同。“詩”主要為閱讀、默誦與品味，追求獨立的文本價值，其功能重在“啟示”，即通過意象、隱喻與哲思，觸發讀者對生命、存在或情感的深層領悟，導向精神層面的喚醒與超越。“歌”主要為譜曲演唱，其文本價值在與音樂結合後才完全實現，其功能重在“告之”，即通過旋律強化與情感直抒，明確、直接地傳遞情緒或敘事，進而引發共鳴。正如被譽為“現代音樂之父”的美國作曲家羅傑·諾斯所說：“音樂之目的有二，一是以純淨之和聲愉悅人的感官，二是令人感動或激發人的熱情。”

4. 主體傾向不同。“作詩不可以無我。”唐·劉禹錫有言：“心之精微，發而為文；文之神妙，詠而為詩。”清·葉燮《原詩》更是明確指出：“詩是心聲，不可違心而出，亦不能違心而出。”“詩”是內心的獨白，更偏重於向內，是詩人內心感受和獨特生命體驗的抒發，是個體性、內省性的表達，甚至是

極度私人的體驗，是無法完全共用的內心秘境。如李清照的愁緒、里爾克的孤獨詠歎，其力量正來自於不可複製的個體心靈深度。“歌”是情感的對話，更偏重於向外，是群體情感的“代言人”或“放大器”，是大眾性、共鳴性的表達，旨在引發廣泛、即時的情感認同，強化“我們”的共同體驗。比如“救亡歌曲”、“抗災歌曲”、時代流行歌曲等，其價值正在於能否成為一個群體或一代人的情感符號。

5. 創作過程不同。“詩”是詩人的單向表達，詩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自主駕馭語言，追求文本內在的完整，其構思更自由，更富有“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的暢想空間，其創作主要受語言內在規律（如格律、意象等）約束。“歌”是文字與音樂的雙向協商，歌詞必須與曲調、節奏、演唱性能相互妥協，最終服務於聽覺整體，其創作常受音樂結構（曲式、小節、旋律起伏）的嚴格制約。這種音樂性要求作者要“唱著寫”，詞作家金波就曾強調：“歌詞作者要有獨特的寫作方式，這就是從創作一首歌詞開始，就習慣於在內心深處默默地歌唱著去構思、去提煉，以至於字斟句酌地去推敲語言。”有經驗的歌詞作者，常常邊寫邊哼，邊哼邊寫，正是詞曲協同創作的典型方式。

6. 語言風格不同。“詩”是書面語言、文學語言，更講究煉字煉句、意象密度和多重解讀空間，更注重“詩要避俗，更要避熟”的陌生化效果，追求“言有盡而意無窮”和“韻外之致”“味外之旨”，因而更凝練、更含蓄、更耐讀；詩人若過度追求音樂性和朗朗上口，就可能削弱詩性的探索與語言的實驗。

“歌”是聽覺藝術，多用口語化、具象化語言，要求清晰、明朗、順耳，更注重通俗化、熟悉化表達，追求在聽覺瞬間即被捕捉和理解；歌詞作者若一味模仿詩的含蓄與私密表達，則可能損害歌曲的傳播力。

7. 節奏韻律不同。現代詩人戴望舒曾言：“詩的韻律不在字的抑揚頓挫上，而在詩的情緒的抑揚頓挫上，即在詩情

的程度上。”“詩”是“自律的節奏”，更偏重內在節奏韻律，其韻律生於語言自身規則和詩人內在情感的流動，可在脫離外在音樂的情況下獨立存在。比如，漢語古典詩常依賴平仄交替、頓挫安排，形成內在韻律感，而現代詩則通過分行、跨行、空格等視覺形式，控制閱讀的節奏與呼吸停頓。“歌”是“他律的節奏”，更偏重外在節奏韻律，歌詞必須服從於曲調的框架，其節奏完全受音樂節拍、速度和旋律線支配，具有明確的強弱律動。

8. 篇幅長短不同。“詩”以思想情感的自然流動決定篇幅，可長可短，收放自如，靈活自由，不受限制。其短可至古典詩 20 字的四言絕句，現代詩中微型詩的三行之內，甚至幾個字，如孔孚《大漠落日》只“圓／寂”二字，北島《生活》“網”更是一字成詩，長則可達數千行甚至上萬行，如《荷馬史詩》中《伊利亞特》全詩 15693 行，《奧德賽》全詩 12110 行。“歌”則以聽覺接受規律與傳播慣例約束篇幅，需在單次聆聽體驗中完成表達，故一首歌詞，篇幅一般相對短小，其長短通常也不過百字左右，承載量非常有限。

9. 感受效果不同。蘇軾云：“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南宋詞人周密甚至講：“三分詩，七分讀。”棋逢敵手難藏行，詩到重吟始見功。“詩”是靜觀性、延時性的藝術，依賴讀者反覆閱讀、沉思，感悟常隨時間加深，“詩如禪機，在於參悟”，因而更強調反覆閱讀，慢慢理解，深入感悟，是一種追求永恆價值的“慢藝術”。正如陸九淵《讀書》所云：“讀書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興味長。未曉不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歌”是即時性、共時性的藝術，演唱與聆聽發生在同一時間維度，要求在演唱瞬間打動聽眾，是一種追求當下價值的“速食文化”，因而更強調的是“此刻”。即使同一首歌，在不同場次、不同狀態下演唱，也可能會帶來完全不同的感染力，因為每一次都是全新的共時瞬間和共用過程。

10. 接受對象不同。“詩”更傾向於

深度互動，預設了讀者具備一定的解讀意願與能力，對讀者的文學素養有一定要求，因而它是面向少數人的，相對小眾、精英化。儘管“口語詩”的盛行降低了接受門檻，但整體而言，仍需讀者主動投入理解。“歌”更傾向於廣度共情，借助音樂旋律的天然優勢和感染力，能跨越文化層次廣泛傳播，因而是面向大多數的，極其大眾化、通俗化，具有更強的普適性。正如義大利作曲家威爾第所說：“音樂是屬於群眾的，這是人人有份的。”

11. 傳播方式不同。“詩言志”，“志”通過文字沉澱；“歌詠聲”，“聲”通過音浪流動。“詩”主要依靠文字媒介（書面、印刷、數字文本等）進行傳播，其傳播跨越時空，但情感傳遞相對間接，因而重在“讀”，主要通過視覺閱讀，或默誦或吟詠，在思考、理解文字過程中進行“再創造”。“歌”主要依靠聲音媒介（演唱、演奏、錄音、流媒體等）進行傳播，情感衝擊往往更直接、更易達成群體共情，因而重在“聽”，主要通過聽覺聆聽，或結合現場表演強化感官體驗。

12. 評價標準不同。“詩”的評價體系根植於文學史與詩學理論，更注重其思想深度、語言創新、意象營造及在文學傳統中的位置，其經典地位往往需要時間的沉澱與學術的審視。“歌”的評價則更受時代流行文化、音樂潮流、傳播廣度及即時大眾接受度的直接影響。用評價歌詞的“可歌性”“流行性”“感染性”等去要求現代詩，或用評價純詩的“精煉性”“含蓄性”“思想性”等去批評流行歌詞，都會導致錯誤的評判，讓雙方都失去其獨特的藝術價值。正是以上這些諸多方面的迥然不同，塑造了“詩”與“歌”在文化生態中的不同角色。概括而言，詩是“為眼而作，為心而存”的語言藝術，更傾向於個體精神的探索與記錄，追求文字的獨立深度、終極表現力與永恆性；“歌”是“為耳而作，為情而發”的聽覺腳本，更傾向於社會情感的凝聚與宣洩，追求與音樂完美契合後的即時感染力與傳播廣度。簡言之，“詩”是語言本位的內向

性、沉思性、經典性藝術，“歌”是音樂本位的外向性、共時性、流行性藝術。二者在文化生態中互補共生，共同滿足人類表達與共鳴的深層需求。因此，《新大陸》詩刊高擎“詩是詩，歌是歌”旗幟，主張厘清二者的不同，明晰二者的界限，其意義正在於捍衛“詩”作為一種純粹語言藝術的獨立性與嚴肅性，也是對詩人詩性自覺意識的不遺餘力的呼喚與塑造。

當然，分離不等於隔離，分化不等於割裂。“詩”與“歌”二者並非涇渭分明，許多經典詩作被譜曲傳唱，但並未改變其最初作為詩的本質；而一些歌詞創作汲取了詩的養分，語言精美、意象豐富，就像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說的，“通過與詩的內在聯繫，音樂獲得了新生”，有的歌詞甚至脫離音樂也具備可讀性，但仍非純正的詩。這也表明，二者儘管存在交叉地帶，但判斷究竟是“詩”還是“歌”仍有一個簡單的標準，那就是：為“讀”而寫的是“詩”，它追求文字本身的張力、意象和思想深度，其終極歸宿是文本被解讀；為“唱”而寫的是“歌”，它追求與音樂結合的情感傳播，其終極歸宿是聲音被聆聽。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漢語是依靠一個個漢字，而不是以句法和語法，形成自己的表達與詩意，從四字句的《詩經》到《道德經》，再到五言絕句與七律，乃至於宋詞，古代漢語詩一直以一個個的漢字，以一個漢字的閃爍與光芒，以其獨特的“字思維”

，而不是句法的邏輯與語法學，來苛刻地展開，有時候整個詩句僅僅以一個字就可點亮整首詩句。但是，進入現代漢語，一旦被拉丁語法與翻譯句式徹底重鑄，被語法化的現代漢語，儘管擴展了漢語詩的敘事性與智性的反思性，但如何再次回到漢字的“字思維”，如何不以判斷詞“是句式”的命題與時態，不以形容詞的“的句式”修辭，而是繼續保持惜字如金的嚴格要求，還可以表達現代人的感受，乃至於當下歷史的苦難事件，依然讓漢字，一個個漢字，獲得絕對的容顏與靈暈，這無疑對於中國當代詩人構成“絕對”的挑戰。

漢語的絕對之詩，如果建立在一個個漢字，一個個孤獨的與孤立的漢字上，如何可能？面對了這個挑戰的詩人並不多，之前是晚期的顧城，某個時期的多多，以及張棗的一些作品，現在則是在香港詩人右奈。

詩人右奈寫作伊始，就著迷與痴迷，甚至沉迷於一個個漢字的絕對聽力與絕對孤寂，在詩人那裡，漢字，一個個的漢字，就如同一個個的孤絕生命，如同他自己過去歲月的寫照，總是保持一個人，一個純粹的詩人，不進入任何詩圈子，不加入任何社團，獨自漂泊，但卻要以自己的孤獨：“穩定漢字作為象形文字的原意與確定性”！這是罕見的自覺與孤立，這讓我不禁想到在漢語文化邊緣寫作的張承志，在持久的孤立無援中，詩人唯一可以信賴的是什麼呢？唯有漢字。但這是漢字作為象形文字的“原意”，在自己的寫作中，使之獲得“確定性”，以此“追求漢語的純潔性與穿透力！”

現在，我們從詩人那裡獲得了四個相關的詞彙：象形文字的原意，詩意的確定性，漢語的純潔性，漢語的穿透力。

一個從詩人出發的詩研究，應該能夠準確地從詩人的作品中，討論其寫作的嚴格性與自我實現，也有助於我們思考漢語詩在現代性所抵達的絕對尺度。

一，見證漢字的現代暴力

首先，讓我們跟隨詩人的寫作，回到象形文字的原意，這首先要回到漢字的詩意，並且與偉大的傳統對接，下面這首名為《山間吟》的小詩，把人性向著動物性還原，卻寫出自然的詩意，並且與王維的空山和雨意，完美地對應：雄鹿，看見漂亮就撲上去

春雨滑倒在山坡上

一頭撞空後，無臉上前

獨自下山飲溪流

——這是以一只雄鹿為生命的原初愛欲形像，他被美所誘惑，但因為春雨，導致了道路濕滑，但詩人並沒有用比喻修辭來描繪動作與圖景，而是直接把動物的行為與自然的場景並置，這是漢詩自古以來的直接觀照方法，不必修辭，直接白描。但隨後的詩句，在“撞空”與“無臉”兩個看似描繪動物的情狀語詞之中，在“空”與“無”兩個漢字帶來的巨大暗示中，依然回響著王維《鹿柴》的空無禪意。而雄鹿的“獨自下山飲溪流”，也把一切都還原到自然自身的“羞愧”場景，但這是去除了人類倫理之後的生物自身的情愫，就恰好體現出漢詩最為原初的詩意力量：漢字，要“空無化”人性與動物性，向著自然的詩性還原。

漢字儘管有著詩意自然性的本真一面，但漢字之為漢字的書寫方式，另一方面，卻有著原初發生的“元錯”，即漢字發生之際的暴力性，比如在《周易》中的很多卦名與卦辭都有著器官暴力宰殺的餘痕與憂懼記憶，漢字的“假借”也讓漢字的相似性與差錯性得到了發揮。因此漢字的原意之還原，就不應該避免對於漢字暴力性的反思，而正是來自於現代性的人性之惡與歷史的反思品格

，讓詩人右奈的詩絕非是漢字的文字遊戲，如同1990年代的《原樣》團體所為，而是具有時代痛感的尖銳，讓古老的漢字遭遇現實的嚴酷而喚醒文字的痛感：漢字的原意，一直離不開文字的痛感書寫！這就體現在這首直擊現實的《烏克蘭進行曲》之中：

我把春天分成兩半

一份留給母語，一份給烏克蘭

死者的頭輕放在詞的花冠

世界打開兩扇門：自由和奴役你選

數道白光劈下。泉水湧出薄弱地球

樹枝上飄著藍頭巾

——在這首進入世界歷史的詩中，詩人就是書寫一個字：“半”。半，首先是暴力式的切開，切開為“兩半”，哪怕是美好的春天，也不得不因為殘酷的戰爭，導致時空被切分，因此一半或一份是母語，另一半給了烏克蘭，把漢字的母語與異國的烏克蘭並舉，這是絕對意外的連接，但讓漢語具有了歷史性與世界性的責任。

而在萬物復蘇的春天，卻只有無數的死者，因此，春天花朵的花冠就被年輕死者的頭顱取代，但這也是詞的花冠，並非僅僅是自然界的花朵，花冠——頭顱——語詞，在語象的疊加中，讓詩意的語詞本身承擔了歷史的重負，這是元詩的寫作或隱喻的準確置換。由此，生死之門也被切開，因此，繼續展開“半”的漢字回響，就是“兩”，從而打開了自由與奴役的兩扇“門”，顯然對於戰爭發動者或暴君而言，這是難以決斷的時刻，這也是生死之門的艱難選擇。發動者無力給出抉擇，但詩意面對世界的分裂，卻必須給出自己的詩意判斷，這個時候，詩意的強大才顯現出來，這就是在“門”縫上，出現了數道劈下的“白光”，劈下也是帶有暴力式的切分動作，但白光似乎來自於天啟。

帶有自然啟示錄的門戶在語詞的切分中洞開：“半”，經過分或“份”，走向“兩”與“門”，走向“劈”。因而

需要另一種力量來化解暴力，轉化暴力，這就出現了以柔克剛的中國智慧，詩人繼續寫道：

泉水湧出薄弱地球
樹枝上飄著藍頭巾

——詩人讓我們回到春天的自然場景，那原初的泉水湧現出來，滋潤脆弱的地球，那被戰爭毀壞的大地。烏克蘭的不屈精神，如同海德格爾的思考，但此大地性的幽暗需要被泉水保護，才可能在開花的樹枝上，飄著藍頭巾，這帶有烏克蘭詩意的形象。而樹枝的分叉，如同花朵一頭顛一白光一頭巾的重疊，歷史與詩意，暴力與救贖，獲得了語詞的深度，以及確定性。

最為重要的是詩人給出了一個絕對的區分——自由與奴役的兩扇門，同時也撕裂了現代漢語，右奈的詩是當代中國人生命痛苦撕裂的見證！與上一代詩人去往異國他鄉自我放逐不同，右奈一直生活在香港，他以內心的自我放逐來確保自己的孤獨！詩人只能在內心孤獨中堅守這個詩藝倫理的區分，因為祖國已經喪失：“雨水擦去玻璃上的祖國”，那就只能信靠母語：把一個個越來越孤獨的漢字，一個個被暴力砍傷的漢字了。這在《訣別》表達得尤為決絕與傳遞，從出生地到死亡之所，都沒有了自由的呼吸：

獨裁者吞服水銀
通往奴役之路遙遠
她死了，死於酷吏，死於幻想，死於
出生地

而在《烤全羊》這首詩中則進入了歷史記憶的聲音還原：

1213, 掃蕩、逃亡、遷都
空城、烤全羊
1214, 掠奪、公主、納貢、俯首
金銀、截殺、烤全羊
1215, 自殺, 屠戮, 焚毀
血腥, 烤全羊

春
窩關台說：把農田荒成牧場。子孫放牧
耶律楚材：放牧做甚

窩關台說：得更多牛羊
耶律楚材：征稅便是。他們就是牛羊
窩關台說：噉。他們就是牛羊
烤全羊
噉

——詩人對於元代帝國的歷史記憶，乃是把歷史時間 1213-1215 的恐怖屠殺時刻標記出來，整首詩全部以名詞的方式羅列，人類與牛羊似乎沒有了分別，因為都是可以任意宰殺的對象，以至於歷史的恐怖最後凝結為一個詞，一個動物的噉嚙聲：噉！

這就是詩人右奈的絕對聽力，僅僅一個嘆息的漢字，就足以還原對出歷史的殘酷真相與暴力的基因！

而在《口琴》一詩中則給出了現代詩最為重要的倫理品格，這是在策蘭那裡最為重要的見證詩學：

誰最黑。更黑的正靠近
它是什麼。它不是什麼卻存在
偷生與作偽證，你選哪個

——從黑暗到更黑的黑暗，如同顧城那首著名的“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乃是讓漢語與生命的感知相互推進，只是顧城還渴望光明的誘惑，但在詩人右奈這裡，那光明似乎並不存在，而只有無比的黑暗，因此，在如此至暗時刻，選擇偷生與偽證，其實都是黑暗時代的悲哀。

而如下這首《悲傷站在時光裡》，則展現出更為慘烈的生命事件，讓我們想到余華的《古典愛情》中的暴力肢解書寫：

美人叉開。在監獄的案板上
一抹未肢解的悲傷。雪白的肉體
雪白，雪白，絕望的白
四月，萬物痠癢
逃不出厄運。剝皮後痛不欲生
她的頭被切開時，驚恐的鳥群飛出
暴君安詳地躺在天堂
天堂，天堂，地獄般的天堂

——白，這一次，在“雪白”這個形容詞中，這個語詞就將徹底死去。同時還伴有“天堂”這個詞，因為越是重複，

越是導致自身的分解。

在漢語喪失了自身的純潔性之後，只有暴力的血滲透其間，又如何恢復漢語的純潔與美好呢？

每一次的寫作，都是讓一個個的漢字死去，如果不能讓這個漢字再次活過來，詩藝寫作的價值何在？

右奈近期的代表作，短詩《風和風》，再次重複書寫同一個單字，一個本來不可具象化的“風”這個漢字，詩人讓漢字的書寫復活：

像什麼，吹過
樹葉，沙沙
掉頭
河流，奔湧
卻在某處
折斷
山川，雄偉
卻在某夜
崩塌
天空，包容萬物
包括鶴嘴和
灰燼

——這幾乎就是現代漢詩的“截句詩”，詩意的進行就是在不斷地打斷著漢語自身的句法與連貫性，也打斷著目光，打斷著敘事與想像，最終，僅僅剩下風吹過的聲音：沙沙。而整個山川僅僅剩下崩塌時的殘端，留給天空來收容，但那僅僅是鶴嘴和灰燼。為什麼是鶴嘴？這是詩人以鶴的目光在天空中觀照山河大地。而灰燼，則僅僅是世界毀滅的剩餘物，當然，這也是語詞本身，已經成為了灰燼。

因此，漢字的詩意書寫，進入現代性，與傳統的精緻與提煉不同，不得不面對更為殘酷的暴力，一個追求純詩寫作的漢語詩人，卻如此徹底面對暴力對於語詞的傷害，這也讓我們想到另一位中國重要詩人孟浪，從《原樣》的絕對修辭走向凶年的寓意，也是面對暴力的寫作轉向，而詩人右奈的寫作更為接近於個體的經驗與漢字的絕對撕裂。比如右奈近期創作的這首《銅壺與謊言》：

流星在肉體砸出坑。紅枝上心滑落

橡果紛紛砸在午夜。玻璃屋頂
流星是一顆隕石。來自天外

灶上的銅壺產自廣島。細長壺嘴呼呼
冒蒸汽
熱與愛在召喚
裂。裂變。裂嘴

——從滑落的流星開始，實際上也是對孤獨的個體、從國家與體制上撕裂出來的悲劇觀照與痛感體察，從巨大星體的燃燒事件到日常生活的燒水場景，就是細長壺的嘴呼呼地冒著蒸汽，在詩人這裡，則是漢字的生命感知：“熱愛”這個詞，分裂為熱度與愛感，但愛感無法發生，無論是流星的巨大熱量，還是茶壺的蒸汽升騰，因為廣島原子彈爆炸的歷史記憶，已經重疊在流星與蒸汽之間了。

因此，漢字不可能直接描繪眼前的場景，而只能撕裂漢字，這也是多重的撕裂：“裂。裂變。裂嘴”，裂，這個字，重複了三次，單獨一次，裂變的再次裂開，而裂嘴則回到了肉身，都是以句號隔開，也是語詞自身的開裂。這也是語詞自身的生命化與疼痛感，即漢字，終於獲得了真切的確定性，但這僅僅是在撕裂的痛苦中，在撕裂中的裂變這，漢字才可能重新獲得新生命，才可能重新張開自己已經喪失的嘴巴！

還有這首右奈較早期的短詩《紅爛鯉魚》，讓我們看到詩人如何從日常生活的廚房細節，如同阿赫馬托娃在高壓政治下的處境中，只能回到廚房，回到個體的瑣細的生活，重新發現巨大的暴力與詩意的抵抗：

她在火焰裡游動。頓時瘋了
我想摠住一個詞：漣漪
魚頭熟了，魚尾還在喜劇般擺動

忘記一切。包括忘記幸福
酷刑消滅肉體
它沒有被燒紅而是被爛紅

——這首看似寫鯉魚的日常詩作，依然還是在寫漢字本身，右奈的詩藝，一直保持著元詩的狀態，在日常生活與痛苦的肉身中，詩與漢字本身的撕裂書寫疊

加起來了：因此，看似鯉魚被燒烤，其實也是一個詞“漣漪”被重審，詩意的聯想與鯉魚的肉身，在做菜時的冷酷中展開，從魚頭到魚尾，魚在掙扎中體現出喜劇的擺動姿態，才是真正悲劇的寫照，但卻偏偏是喜劇的姿態。為什麼呢？因為旁觀者要忘記這一切，試圖漠視這一切，那麼後果當然也要求忘記幸福，品嘗美食確實是日常幸福的訴求，但現在，面對這被折磨的鯉魚，這招受酷刑的動物，在肉體被消滅之際，所體現出來的紅色，所謂的“它沒有被燒紅而是被爛紅”，不僅僅“漣漪”這個詞已經從此失去了詩意，與暴力不可分割。對於詩人右奈而言，漢詩書寫的絕對性在於，讓一個個漢字在書寫中死亡，只有經過漢字的死亡，漢字才可能重活，而“紅”，無論“燒紅”還是“爛紅”的細節描繪，則從此讓體現美味的紅色，喪失了色調，其無比的荒誕，詩意的反諷抵達了絕對！這不禁讓我札起現代韓國女小說家韓江的散文作品《白》，其對白的多重描繪，讓這個帶有東方色調的語詞，方生方死，方生方死！抵達了絕對的文本。

二，走向漢字的詩藝救贖

那麼，經過現代暴力洗刷的漢字，如何重獲自身的純潔性？詩人也做出努力，比如這首《條》，一個如此信賴語詞，僅僅依靠語詞而活的詩人，一個獨特語詞及其聲響的出現，就足以開啟另一套詩意密碼，只是我們可能還並沒有一下子找到解碼的手法，而詩人已經給出了漢字純潔的呢語之詩：

小娘魚，天勿亮，勿臨盆，跌角翹
阿木林，阿摸卵，阿屈死，豬頭三
咽勿落，吃頭皮，賤骨頭，勿習上
扭死空，一一昏圖

搨木梢，扳錯頭，吃倪光，煞渴
收骨頭，小囡囡，顆浪頭，腳節掐
呱呱叫，饞唾水，香面孔，弄鬆
卵嘆氣，焦冒氣，湯不牢

濟槽，斷命，二槍
條，認錯脫人哉

——這首美妙的詩作，好似歌謠，好似兒歌，都是方言呢語，好似詞曲，都是羅列，多是三個字，也有簡怪怪異的兩個字，詩人右奈極簡主義詩學的民俗學表達，如此的組詞法並沒有形成意義，但卻帶來了意料之外的美，比如“扭死空”與“香面孔”，漢語只有回到它兒歌時的天真與吟唱，回到無意義的聲響韻律時，漢語才可能從生存的“無奈”中獲得詩意的“護佑”。

這才有漢字的詩意確定性，當然這來自於詩人堅信的漢字自身對於善意的堅定確信，漢字面對了暴力，如何在不減輕苦難時，還有著自身的穩定性？即不陷入語詞的遊戲與肉身的任意性？請看這首《花》——當然是對歷史人物悲劇命運的受難記憶與哀悼：

你的臉變形後，紅色變成白色
花在喉嚨深處，沒有出路的風暴
花回旋在胸腔內

擦亮你全身並空曠
花留下粉色紫色褐色裂縫
搖曳的姿勢從中年挺到晚年

——把傳統的人面桃花加以改寫，純粹從顏色開始，這是一次剝離，顏色剝離面孔，顏色剝離顏色，紅色變成白色，隨後讓花進入另一新空間，因為語詞依賴於喉嚨的表達，但喉嚨被封鎖，沒有自由表達的可能性，只能在內心醞釀風暴。因此，這花的風暴在胸腔裡迴旋，不能表達的歌唱，就只能繼續打開自己的內在空間，越是回歸內在，內在的空曠被打開的越是明亮，這是里爾克所言的內在在世界空間的照亮。而作為風暴的花朵，將會如何，這是僅僅留下顏色或花粉，這些花粉破碎開來，而僅僅留下裂縫，但依然保持著自身搖曳的姿態，這是呼吸的顫慄，這是語詞破碎的裂隙，但語詞越是破碎為不同的色調，內在的意志卻越是堅挺，直到晚年。花已經小於自身，已經剝離為花粉，而語詞也在打開空間——從喉嚨到胸腔到全身——打開內在靈魂空間的自我咀嚼，語詞在咀嚼中碎散，但生命歌唱的氣息——卻塑造出一節節花枝——保持自身的挺

立，如同這首詩本身！

而一旦讓一個個漢字保持自己的孤立，如何與另一個漢字相遇呢？如同現代的孤獨個體，如何與其他孤獨的個體，形成共在，從而形成新的句法——不是句法的句法？當然，右奈的詩並不全然拒絕句法，一旦詩人開始“削減”自己的語詞，再一次，這是追求極簡主義詩藝的詩人，似乎以批判佛教式的極端嚴苛在修剪語詞的枝丫，當然留下更多隱秘的疼痛與痙攣，可能最終都沒有任何的樹葉剩下，而僅僅只有樹幹，但樹幹本身卻滲透了豐富的汁液。

右奈是如何做到的呢？這是走向“小”。

變小，這是現代性最為困難的技藝。因為現代性的加速擴大，試圖迫使一切都走向“大”，現代漢詩的敘事性要求詩人必須寫出長詩或大詩，就是加強敘事性與智性的戲劇化，但也有詩人繼續固執地保持短小，從小到小，小了更小。比如詩人策蘭，基本上都是短詩，乃至於小詩。因此，如何保持“小化”或“更小”的姿態，但卻接納“重大”的主題呢？

不僅僅是小，還是更小，“小於一”，如同布羅茨基所言，在詩人右奈這裡，則是把語詞還原為淚水後：“小於一滴淚”。

漢語的穿透力由此體現出來，這是被一滴淚所擊穿的！

漢字的穿透力，體現在右奈的詩作中，就是對於語詞的苛求，他自覺延續了策蘭的絕對性，如同策蘭所言，絕對之詩儘管不存在，但追求絕對的詩意志卻不可或缺，不可減弱。我們在右奈《字》這首詩中將會有直接的體會：

造紙術讓字繁衍。課本
被多次篡改。記憶伐光黑森林

他臉上有光

鳥往返於千年前樹枝
他被釘在集中營

字，一個個的字，在德語中，策蘭讓“屍體”（Leiche）這個詞對應著印刷排

版中內容排漏的“缺失”這個含義，即策蘭把印刷的語詞與屍體，以差錯書寫的方式暗示出來。在右奈這首詩裡，書寫的文本即課本，總是會被篡改。那真實的記憶都僅僅依賴於個體的記憶了。但真正的記憶來自於哪裡呢？對於策蘭，那是來自於黑森林：“所有樹木飛向他們的鳥”，這是《反光》中的語句，是反向的感知。右奈也轉向了臉與光，但現在，鳥飛向了中國古代的傳統詩意，右奈試圖以歷史的古老詩意，拯救現代性的災難，儘管當下的生命被釘死了，但記憶之鳥，卻把記憶帶往了另一個時代。

現代性救贖的秘密在於記憶，因此如何修改記憶，成為最為重要的詩意工作！策蘭試圖以猶太教的破碎記憶來抵禦大屠殺的恐怖記憶，但依然被黑色所吞噬，破碎的視網膜就是生物性上的苦難記憶，不可能被抹去，哪怕作為死者，亡靈的注視依然還在，這也是語詞之為斷裂的“柵欄”的生理性創傷之位置。策蘭的德語被撕破，來自於視網膜本身的不可看與不能看——大屠殺的恐怖場景，那麼右奈創作的漢語詩的極小化，則來自於走向低處，讓詩接納極為卑微之物，這是《低音提琴》中的低微：

低音。低。更低……
高貴的頭顱，絕不低下……
仇恨旋轉時……
恐怖探測人性的邊際……
離你最近而未被吞噬的……
鄰居，由何人構成……
性命有時小於一……
小於一滴淚……

——右奈依然以漢語的字開始，這一次是“低”這個字，但也是人性最為基本的身體姿態，對生命姿態的原初還原，但同時也是開啟絕對的聽力！低：在低，低下，更低的重複中，一如之前的“裂”的單字重複，指向頭顱的絕度主權。右奈的詩一直在權力主權者暴君或屠殺——以及漢字的詩意主權與哀悼之間，形成自己的詩意判斷力與記憶見證的痛楚邏輯。在這裡，從低，到更低，到絕不低下，哪怕在眩暈的仇恨中，在無

比的恐怖中，一切都可能被暴力吞噬的危險處境中，詩人在哀嘆生命的脆弱中，以古老的性命一詞，說出：“小於一……”。

何謂“小於一”？這是把生命與漢字都向著最初的筆劃還原，比一還小的筆劃，就是“點”，就是一個個的省略號，是被抹去的生命或一個個頭顱的喻象，這是漢字絕對還原的純粹詩意表達，省略號越多，被砍掉的頭顱，被抹去的漢字，也就越多。這首短詩中，使用如此之多的“省略號”，無疑是異常令人驚訝的標記！但如此的標點符號，把意義向著無意義還原，向著語言的沉默還原，也即是向著“比一還小”的表達狀態還原，但還沒有終結，詩句的結尾：小於一滴淚……

——還有什麼比一滴淚還要小？這是無法哀悼的哀悼，哀悼的淚水似乎也沒有了意義與價值，這是哀悼的不可能性，這才是真正的絕望！因此，小於一滴淚，讓現代漢詩的哀悼走向了真正的絕對。但漢字：“小”與“一”，如此卑微又如此絕對，卻獲得了生命的絕對表達。

“小於一滴淚”，與布羅茨基所寫的“小於一”遙相呼應，都是一個民族與語言遭遇極端的困苦處境，連哀悼的權力都被剝奪的見證，如同阿赫馬托娃《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而右奈的詩“小於一滴淚”及其後面再次出現的省略號，把性命的極端悲劇性傳達出來了。

一個漢字就是一顆淚，那麼，小於一滴淚，就是要寫出比漢字還要小的漢語，這是什麼樣的漢語呢？而且還是現代漢語詩呢？這是在不可能的哀悼中，讓漢字重活自身的純潔，在悲劇的洗禮後，重新出生。

邊界、越界與跨界

◎秦風

——東西方詩學超現實的焊接、熔鑄及重構

在當代漢語新詩的前沿地帶，廖錫娟（Angel. XJ）的詩始終帶著一種越界的倔強和銳度。《搖滾學院與科學貓——2020至2024年詩集》的問世，不止是一次文本實驗，更是一場詩性邊界的自我超越——她將東方美學的空靈玄思與西方存在主義的沉潛追問、古典詩性的溫潤肌理與未來感知的銳烈鋒芒，熔鑄成獨異的“詩性生命體”。其代表作從《西貢河敘事H次元劇》中歷史創傷的詩性蘇醒，到《歡愉行為學》裡微觀生命的存在顯影，再到《人類零件驗證》對後人類身體的靈性叩問，三組作品構成遞進的詩學實驗：它們始終貼著“邊界”生長，又不斷啃噬邊界，最終在“跨界”的撕裂與焊接裡，完成東西方詩學基因的熔鑄性重組與共生。

一、歷史的邊界：《西貢河敘事H次元劇》中的跨文明編碼

歷史記憶往往被釘在時間的線性鏈條上，成為固化的“過去”。但在廖錫娟的《西貢河敘事H次元劇》中，這種固化被徹底打破——十四幕意識劇場構成的非線性敘事球體，本身就是對歷史邊界的第一次越界。“西貢河”在此絕非地理名詞，而是“歷史流體的元語言”：殖民者的皮靴、士兵的鋼槍、難民的眼淚、攝影師的鏡頭，都曾為這條河注入不同的意義編碼，使其成為承載戰爭創傷與文明撕裂的符號容器。

詩人的智慧在於，她不直接書寫創傷，而是搭建了一套跨文明的解碼系統。西方現代性創傷與東方玄學思維在詩性高壓下碰撞，催生出令人震顫的意義晶體。“時間膠囊”的科幻裝置是典型的越界手法：1945-1954年的殖民陰影、1961-1975年的戰爭硝煙，被壓縮成可攝取的“記憶藥劑”。當少女Alice打開膠囊，“戰爭中的斷肢、橙劑瀰漫、少女的仿生腿”等意象便如暗房顯影般浮現——這裡的“橙劑”既是更改基因的化學武器（西方現代性的暴力符號），又在詩中升華為“開膛大象舌尖上沉思

”的佛家意象，使“人類的不朽只是錯覺”的頓悟獲得宗教與現實的雙重穿透力。

空間的越界更顯先鋒性。西貢河、飛行艙、夢境長廊構成“非歐幾里得的情緒地理”，它們不遵循物理連續性，而以意識跳躍與歷史扭曲為連接法則。

Alice“投向緯度空間”的飛行，不是機械航行，而是存在邊界的試探：當重力消失、語言失效，詩的邊界便拓展為無數“可能性”。這種處理堪稱海德格爾“詩性棲居”的反面鏡象——詩不是安放生命的家園，而是拆解存在的實驗室。飛行艙中“張開雙腿與地表成180°”的姿態，恰是敦煌飛天反重力美學與航天科技的超現實融合。

身體在此成為政治與歷史的受難場域，又化作越界的隱喻載體。“少女脫下身體融入光影”、“膝蓋閃出橙光”，將生理創傷轉化為精神符號。正如策蘭所言“真正的語言從傷口中生出”，詩句在此成為包裹戰爭廢墟的皮膚，斷裂的身體則化作政治記憶的空間容器。而鏡象意象的反覆出現——“鏡中另一個自己”，既指向人格二重性，更是對“主體”觀念的拆解，呼應著列維納斯“主體在他者凝視下形成”的哲思，在東西方哲學的邊界上打開了一道裂縫。

“結構在裂解、扭動、再重組”，這行詩道破了歷史記憶的本質：它從不是凝固的過往，而是在語言中不斷重構的存在。廖錫娟通過這場意識劇場，讓歷史走出線性敘事的囚籠，在跨文明的對話中獲得了流動的生命力。

二、存在的邊界：《歡愉行為學》中的微觀哲學顯影

當詩的目光從宏大的歷史敘事轉向草叢間的昆蟲，廖錫娟完成了又一次邊界的越界。《歡愉行為學》以微觀生命為切口，構建出自然—心理—哲學的複合劇場，讓東方生態智慧與西方行為藝術在語言中完成跨界對話。

詩中的昆蟲絕非生物學標本，而是被賦予哲學重量的存在符號。“野甲蟲的

顫動、低頻聲響”被轉化為“非語言的語言”，其“頭尾相接的沉醉之舞”不僅是生物行為，更是“宇宙生命律動”的微觀顯影。這種處理暗合《周易》“天地絪縕”的生態觀——天地萬物皆在陰陽交合中生生不息，昆蟲的歡愉因此升華為“草葉電流般顫動”的存在律動。正如行為藝術家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所言“行為不需要被解釋，它需要被經歷”，詩人讓讀者在微觀生命中觸摸存在的本真與體溫。

語言節奏的越界同樣耐人尋味。“扭曲、傾斜、再傾斜”“滑落”“碰撞”等詞語構建的感官回路，使閱讀成為身體的共振體驗。“黑色長袍在風中低語”不是視覺隱喻，而是植入皮膚的觸覺幻覺，實現了文字與神經的直接連接——這種語言實踐接近聲音藝術家Janet Cardiff對環境聲波的重構，讓詩成為激活感知的裝置。

更深刻的越界在於視角的轉換。詩人將野甲蟲視為“行為藝術家”，徹底顛覆了人類中心的觀看方式。正如Vito Acconci藏入地板迫使觀者質疑空間結構，廖錫娟讓人類“低下頭顱”進入草叢，以昆蟲尺度重審存在。昆蟲的歡愉是人類無法完全經驗的存在形式，詩人卻通過“觀看、想像、置換”的路徑，讓讀者抵達經驗的邊界。這恰如加繆所言“通過陌生物更清楚地看見自己”，微觀生命在此成為人類情感的映射模型，自然行為升華為存在哲學的詩性詮釋。

在人類與自然日益疏離的時代，這種視角轉換不僅是詩性策略，更是生態哲學的實踐。當我們在詩中聽見“昆蟲低頻嘆息”，實則是聽見被人類遺忘的生命韻律——廖錫娟為我們搭建了一條重新連接萬物的詩性通道，讓存在的邊界在微觀與宏觀的對話中變得柔軟而通透。

三、身體的邊界：《人類零件驗證》中的後人類詩學重構

如果說《西貢河敘事》解構了歷史的邊界，《歡愉行為學》模糊了存在的邊界，那麼《人類零件驗證》則直接突破了身體的邊界。這首詩是廖錫娟身體詩學的深水區，通過“長滿羊毛的半魚半人”等後人類意象，完成了對西方身心

二元論的徹底瓦解，實現了東方身體觀與西方賽博格理論的創造性融合。

“半魚半人”的意象極具顛覆性。“更換部件而沉重”的悖論，打破了笛卡爾“身體是機器”的認知，使其成為東方哲學“身即器道”的靈性容器。這種身體既非純粹的自然有機體，也非冰冷的機械裝置，而是“血肉與金屬的共生體”——在“更換部件時流血”的描寫中，物質與精神、自然與技術實現了超現實和解。德勒茲“生成身體”理論在此得到完美詮釋：身體不是固定的主體，而是“流變的力場、能量之皮膚”。

語言的跨界在此達到新高度。詩人將科技術語進行東方轉義，創造出“科技玄學”的獨特表達。“事件視界”承載佛家“無明”之苦，“量子疊加態”成為愛情宿命的隱喻，“自旋粒子”化作“手掌分配的磁場”——不是物理學與陰陽學說的理論拼接，而是讓理性的骨骼長出感性的血肉。”薛定諤貓的未降臨愛人們”在極光雨中親吻，哪是《莊子》“莊周夢蝶”的現代複製？是現實與虛幻在詩裡跳起的圓舞，存在不再是確定的答案，而是永恆的追問。

方言與術語的混搭形成奇妙的語言張力，並暗藏著文化的體溫。《Charming茶語》裡，寧波腔的英語念出“水為茶之母”，吳儂軟語與柏拉圖的哲思在茶香裡相遇——不是語言的混搭，而是讓地域的基因與 universal 的哲思，在詩裡共飲一杯茶。方言在這裡不是對抗工具理性的武器，而是為術語保留的詩意根性的“鄉愁”，讓跨界的語言不至於在理論的荒原裡迷路。

詩中“身體零件化”的描寫直指當代人的存在困境與痛點：在技術異化的時代，我們都在成為“更換部件的半人”。但詩人並未陷入虛無，而是在“沉重”中發現希望——“羊毛”的溫暖與“魚鱗”的冰涼構成的辯證，暗示著後人類時代的救贖可能：唯有接納物質與精神、自然與技術的共生，才能在破碎中尋得完整。這種思考既呼應了西方後人類主義的憂思，又融入了東方“和而不同”的智慧，為我們提供了審視技術時代的詩性視角。

四、語言的越界：為不可言說者賦形

廖錫娟這三組代表詩作的探索，最終都指向語言的越界。面對數字化時代信息碎片化、邏輯悖論化、感知超載化的新經驗，傳統詩語言常常顯得捉襟見肘。廖錫娟的詩實驗，核心在於突破舊有語法的框定，為那些難以名狀的當代感受賦形。

語法的掙脫與意義的增殖是其語言越界的首要特征。“憂傷的算法溢出緩存／在雲端下起淒波那契雨”（《數據沼澤》），“憂傷”與“算法”、“淒波那契”與“雨”的“錯配”，恰恰精準模擬了人被數據洪流裹挾、情感被算法解析重組時的複雜心理圖景。通感手法的運用更拓展了語言的感知維度：“紫色聲波在味蕾綻放成星雲”，讓聽覺、味覺與視覺在詩中完成跨界融合，復活了《禮記·樂記》“感於物而動”的古典感知體系，在賽博格時代重建了“天人感應”的詩學通道。

結構的開放與閱讀的再造同樣值得關注。《困獸(四幕)——劇本殺系列》摒棄線性抒情，採用多幕劇結構、角色對話、心理獨白，將敘事碎片化、視角多元化。讀者被邀請從被動接受者轉變為主動參與者，在跳躍的片段和矛盾的場景中，像玩劇本殺一樣去“推理”“拼合”隱藏的詩意核心。這不僅是對詩形式的革新，更是對詩閱讀行為在未來媒介環境中的一次預演，暗示著詩參與性與交互性的新方向。

她的“科學貓”意象恰是這種語言越界的象徵：“貓”的靈動、神秘與直覺對應著詩意的感性維度，而“科學”則代表著對世界內在結構的理性洞察。兩者在詩中不是分裂的，而是相互映照、彼此深化——“電荷在神經元突觸跳起探戈”（《意識雲圖》），“蜷曲的維度在我們緊握的掌紋裡震顫”（《弦理論情書》），科學概念褪去冰冷的工具性外衣，被重新賦予生命感知和情感溫度。這種“內化”的跨界，使得她的詩獲得了“思辨的精確”與“感性的深邃”，為漢語詩注入了異質而強勁的新血。

五、魔鏡與未來：跨界熔鑄中的詩學新生

廖錫娟在《魔鏡狂想曲》詩中有一句驚人的詰問：“我的隱喻數據庫可曾存儲過真實的淚水？”這已不僅是對語言

技巧的探索，更是站在技術變革的臨界點上，對詩本體、詩人主體性乃至“人”之存在的元詩學省思。這面“魔鏡”既映射著人類永恆的自我認知困境，也反射出AI算法冰冷的模擬能力——在算法可以“生產”詩意的時代，詩最不可替代的，恰是那源於生命本真體驗的、無法被數據化的“真實的淚水”——這是當下詩被剩餘的那部分，或許便是詩的未來取向。

她創造的複合時空體，本質是東方時空觀的數字化再現。《預言》中，奧勒留的《沉思錄》化作“呼嘯向上的飛行器”，賀拉斯的哀歌在“克萊因藍的牆紙”間遊走——古羅馬哲思被植入全息投影，構成柏拉圖洞穴的賽博變體。當“克萊因藍牆紙穿梭群星”（包豪斯色彩科學），古羅馬哲人竟在“類似死後之所”執行“星際交談”（東方冥界想像），文明的邊界在詩中被徹底打通。

從歷史創傷到微觀生命，從後人類身體到語言實驗，廖錫娟的詩企圖構建了一套未來的詩學體系：以跨文明的意象化合消解東西方邊界，以身體書寫重構存在認知，以語言實驗拓展漢語表達可能。這些探索印證了敬文東所言：“詩歌的發明性正在於將不可能並置之物強行焊接”。當“橙劑”與“曼荼羅”相遇，當“量子力學”與“陰陽學說”共振，當“賽博格”與“天地之氣”融合，漢語詩便在這種跨界熔鑄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表現力。

“結構在裂解、扭動、再重組／無限複製一個迷幻的公式”（《西貢河敘事》第十四幕），這或許正是漢語新詩在廖錫娟筆下的重生儀式。她的探索不可避免地帶來某種“陌生化”，甚至“晦澀”與“神秘”感，但這恰恰是其先鋒性再生的胎記——是詩在穿越時代斷裂帶時，新語言、新形式、新感知分娩過程中的陣痛與光亮。她的新詩實驗告訴我們，真正的詩創新，必然是帶著“問題”的遠徵——既需如“科學貓”般保持冷峻的觀察，又需如“搖滾學院”般擁有破界的勇氣。在全球視野與本土經驗的交織中，她為這個劇變的時代，鍛造出了足以承載其複雜性的詩性容器，也為東西方詩學的未來對話，開闢了一條充滿可能性的跨界之路。

編輯筆記

當 AI 技術以不可抗拒的姿態迅速滲入各行各業時，詩人也難免被捲入攻守交錯的辯論與創作兩難。點評、繪圖、配樂、製作影片等功能固然便利，若僅止於此，AI 作為工具提供了新的可能；不幸的是，“代寫”的現象竟已浮現。公文或格式固定的文本交由 AI 改錯、潤飾、生成，無可厚非，但一旦涉及創作，語言風格便難免被稀釋，更遑論請槍代筆？

編者在 2024 年 4 月出版的《荒誕集·後記》中提到，自 2022 年 11 月 ChatGPT 問世後便將其用於工作，退休後更常與 AI 互動，讓 AI 評詩、生成插圖，甚至視之為“脂硯齋般的知己”。然而編者亦早已察覺：除難免的誤解與錯讀外，AI 的預設立場偏向讚美，若要獲得較為“客觀”的分析，必須懂得如何提問、如何引導，情形與詩友聊天無異——雖誠意求批，斷無誰專挑他人作品之短！至於插圖，編者亦曾強調，AI 只是工具，以指令代畫筆，成畫之好壞，責仍在創作者。

所有思辨皆有一不可跨越的門檻：名詞必須先被界定，標準必須一致。輸入“詩”，AI 便答以“詩”；輸入“詩歌”，AI 便答以“詩歌”。若創作者忽用此、忽用彼，AI 自然隨之混淆。這個編者親身試驗所得的例子正說明：AI 終究只是工具，創作者纔是“真”人！詩壇早已雜草遍生，那堪偽鈔劣幣再藉 AI 驅逐良幣？我輩唯有時時處處心存戒慎，方能不失其本。

秉承本刊一貫原則，除原著引用、書籍刊物、團體機構名稱外，來稿“詩歌”一詞一律更正為“詩”，不願刪改者，請先說明。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絃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 (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39 秋窗 (Autumn Windows)	英文詩集	非馬	已出版	\$10.50
40 散文詩五論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0.00
41 詩療卷一：遇見天地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2 詩療卷二：遇見你我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3 詩療卷三：遇見漢字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4 重返地球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0.00
45 一個人在雨中 (簡體)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0.00
46 一個人在雨中 (繁體)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0.00
47 二葉集	詩集	遠方、田源	已出版	\$24.99
48 男媽媽	話劇	逸雲	已出版	\$9.95
49 天河	詩集	妙琴	已出版	\$20.00
50 三道彩虹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1 北加鵝媽媽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2 心聲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3 荒誕集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8.00
54 鵝媽媽小徑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5 鵝媽媽老人成語百句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6 鵝媽媽歌舞集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7 半打緣：鵝媽媽故事集 1	文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8、59、60、61 在路上 1,2,3,4	遊記	王克難	每冊	\$18.00
62-71 鵝媽媽歌舞集 1-10	歌曲	王克難	每冊	\$1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4.00，國外\$6.50。寄：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詩訊

- 原香港《詩風》、《詩》和《詩網絡》的主幹王偉明，於今年 2 月因心臟病去世，享壽 72 歲。
- 詩人張錯新著《流浪貓詩文集》經於今年 2 月由台北書林出版公司出版。
- 由澳門青年學者鄭靖所著、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的《〈澳門日報〉文學副刊研究》已於 2025 年 12 月 15 日正式發行。

●由台灣詩路於 3 月 22 日舉辦的第 26 屆《木棉花下吟遊台灣詩歌音樂會》，邀請向陽、路寒袖、方耀乾、林明瓊、戴錦閏、林默等詩人親自吟詩。

●第 13 屆世界華文作家代表大會將於 2026 年 4 月 24 日至 26 日在馬來西亞砂拉越州美里舉行，隨後將進行文化考察，大會由世界華文作家協會主辦，是推動全球華文文學繁榮與交流的重要盛事。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 · 定期 · 持續 · 出版三十六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



微信掃描二維碼關注新大陸公眾號